

韓國通訊

拷問政治・怨恨的爆發



出版說明

這本書是摘譯日本政治理論雜誌《世界》1987年第4期到同年第8期刊載的《韓國通訊》編成的。

本書著重介紹南朝鮮各階層人民為反對全斗煥匪幫的拷問政治、暴力政治和「民正黨」的長期「掌權」陰謀，為實現社會的民主化和國家的統一，進行忘我鬥爭的消息。

1988年6月

目錄

出版說明	2
目錄	3
拷問政治、追悼政治	4
對拷問殺人的抗議	4
2月7日，國民追悼日	8
集中營群島的故事	13
慘絕人寰的暴力	13
金容權的橫死	15
金大中和金泳三	21
末期臨頭的症狀	26
教會的削發絕食鬥爭	26
知識分子的鬥爭和貧民的抵抗	29
統一民主黨的難產	33
怨恨的爆發，革命前夕	40
新聞記者的時局聲明及《話》事件	40
偽裝朴鐘哲拷問致死事件犯人的陰謀	42
漢城教育大學事件和李韓烈失神	45
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成立	47
6月10日的較量	51

拷問政治、追悼政治

1987年2月15日訊

對拷問殺人的抗議

1987年1月14日上午11點20分許，漢城大學學生朴鐘哲在漢城市龍山區南營洞治安本部對共搜查二團被拷打致死。然而，誰也沒有料到，這一事件會使國家的局勢帶來劇變。暴力，終究是要自食其果的。若是除非暴力，再也沒有辦法統治這個國家的國民，那麼，就該說能夠延續這一政權的道路大都已被堵塞。

據新民黨調查，被機關員帶走後下落不明的學生數已達50多人。其中，他們已發表為自殺者的也不少。另外，還有機關員有意殺害的，也有遭拷問致死後葬身於海的。

檢察方面迄今還在主張，朴鐘哲的死因不是非刑拷問。

他們說，他在早晨8時40分被帶到對共搜查二團，當天上午11時20分就死了，從時間上來看，沒有可以施加嚴刑拷問致死的餘地。但是，朴鐘哲的寓所主人卻決然否定了他們說的帶走的時間。原來前一天晚上，朴鐘哲沒回寓所。看來，朴鐘哲可能是在前一天晚上在別處被帶走，徹夜慘遭拷問的。於是檢查方面更正帶走時間說，朴鐘哲在那天早晨6點30分在某處被拘，7點10分被帶到對共搜查二團即對共分室。他們還主張說，朴鐘哲並非遭拷問而死，是把他的頭往浴盆里摀下去的時候，他的脖子卡在盆沿上「頸部受壓窒息而死」。照他們的說法，這不是施加拷問殺人，而是「過激的工作慾望」招致的過失。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大學附屬醫院醫生吳演相公開對報社記者們聲稱：朴鐘哲的身上有遭水刑的痕跡，他全身尤其頸部和胸部有多處傷痕。

然而，警察當局卻隱瞞驗屍結果，即刻火化了事。說出實話的吳演相醫生卻受到治安本部特查隊長達9小時的審訊，竟有9天下落不明。據報紙報道，有人提醒他作了那種證言今後會於你不利，他就明白地回答說，我作為一個醫

生做了「良心的證言」，對此我一點也不後悔。朴鐘哲死後，為什麼能得到有良心有勇氣的醫生的證言呢？老實說，由於醫生保持沈默，迄今有很多悲劇性事件被湮滅。

1月16日，《中央日報》（晚報）第一版上以頭條新聞報道了這一拷問致死事件。於是治安本部長就對報社施加了壓力。結果，在第二次報道時，這一事件就變成區區小事，登在社會欄里。據街談巷議，報社社會部長受賄100萬圓。

他想用這筆錢設一席酒宴，請社會部的記者，可是年輕的記者斷然拒絕，說誰去吃拿那種骯髒的錢設的酒席。

這樣，《中央日報》開始要沈默的時候，《東亞日報》（晚報）在當天的第三版上以頭條新聞報道了這個拷打致死事件。看來他們認為，既然《中央日報》已開了頭，再沒有什麼可顧忌的。

於是，各家報紙爭先登起拷打致死事件，全國為之一時騷然。2月5日，全斗煥集團終於給《東亞日報》下最後通牒說，若再不慎重考慮報道問題，將拆除違反城市開發法的報社辦公樓，還要派納稅檢查團查究繳稅情況。結果，《東亞日報》的論調也開始減色。

吳演相醫生、朴經鎬（寓所主人）和報社就這個事件發揮的勇氣，是應該大書特書的。他們挺身而出做這種證言，這說明歷史已到達了它應到達的境地。正因為如此，各家報紙剛報道這個事件，舉國沸騰起來，各家報紙又為國民的呼聲和激勵所鼓舞，一直大加報道。

這樣，國民的憤怒爆發後，全斗煥集團措手不及，籌莫展。他們妄圖演出「打火的戲」，瘋狂掙扎。他們每天捏造出一件「消火用新聞」加以報道，企圖把國民的耳目從拷打殺人事件轉到別處去。

朴鐘哲被殺事件，隨著歲月流逝，好似過去的歷史，在人們記憶中慢慢消失。報紙對這件事的報道也日見稀疏。

報紙象是要還原為往日的御用報紙。從思想上覺醒的民眾，可能在暴力面前加倍慎重，但他們是決不會打退堂鼓的。在漢城大學學生們舉行的追悼會上，有一個女學生朗誦了如下的追悼詩。

我們決不會任人把你奪去，

今日我們飲淚握緊憤怒的拳頭。
在這冰冷的天，
大河冰封，暴風雪在呼嘯，
沒有一寸葬身之地，
而你卻死去了。

你是我們的弟兄，
你不該死，而該活在我們的身邊，
我們在你的靈前，咬緊牙關。
是誰把你奪去了！
是誰把你殺死了！
如今淚水已乾枯，
我們大家知道，
你不能做被踐踏的人，
你該活到最後，聲嘶力竭地高呼解放，
斬斷這塊土地上的鎖鏈，衝鋒陷陣，
你決不會做被束縛者。

那些一時吞沒你生命的傢伙，
如今還在令人作嘔地營生。

鐘哲：
你今天依舊活著，
活在這塊土地上，是活在這個半島上。
你生前想見而沒得見、想得而沒得到的東西，
人類的自由和解放，
你死後也定會渴望，
我們念你的心願，
強忍悲憤欲裂的心發誓。

虛假籠罩這塊土地，
但你的死決不能被虛假掩蓋，
這塊土地必將控訴，
緊緊摟著已離去的你發誓，
懷著今日的憤怒，今日的憎恨發誓，
把這一國土上的剝削，
無止境的壓迫，
使人透不過氣的矛盾，
和它們的一切殘餘，
將統統一掃而光，
連一點痕跡也不留。

鐘哲：

不可任人奪走的我們的同志，
大家翹首以待的那一天，
我們大家載歌載舞慶賀解放的那一天，
從貧瘠的土地、枯萎的莖乾萌生的新芽，
在只有淚水的這一國，願你開成一朵花。
你在無盡平野
在北滿
在無等山生於世，
我們聽到你的聲音的那一天，
就在那一天，
我們將把熱淚獻給你。

倉猝準備的葬禮很簡朴，火化的一撮骨灰，撒在江水上隨流而去了。他的吶喊，正是曾在1980年望著無等山展開鬥爭的光州市民的呼聲。

1月20日下午，在漢城大學舉行的追悼會上發生過這樣的事。妄圖阻撓追悼會的教職員同與會者對壘，弄碎了放在會場上的花盆。雖是寒假期，可有1500多名學生前來參加。朗誦詩的人，哭泣著，斷斷續續地讀下去。「鐘

哲！」「鐘哲！！」同學們帶哭的喊聲，使會場充滿了抽泣聲。接著響起了悲哀的送葬歌《花喪輿》。

願你坐花喪輿去永眠，
你在世間飽嘗辛酸苦難，
如今穿過炎陽照射的柳樹林而去，
願你坐花喪輿去永眠，
舉起藏在懷裡的寶刀，斬斷悲哀，
啊，啊，淚不住地澆著大地，
願你坐花喪輿去永眠，
願你坐花喪輿去永眠。

這是送走年輕朋友的哀歌。他為堅守在年輕人胸中萌生的良心同暴力展開鬥爭，不幸倒下去，再也不能開口了。

這一憤恨，這一悲哀，今春必將爆發。目前，報紙又沈默了。但是，歷史的暴風驟雨捲土重來時，任你是誰，也躲不過這一旋渦。

2月7日，國民追悼日

在全國各地，反對拷問的呼聲，風起雲湧。不顧武裝警察的暴壓，示威遊行仍在繼續，追悼會和追悼禮拜也在繼續進行。因為朴鐘哲一家信佛教，寺廟也舉行了佛事。

大韓律師協會設立旨在鏟除拷問的泛國民運動本部，首先出版了拷問受害證言集。

民主化運動青年聯合印發了題為《南營洞治安本部屠殺人的現場記錄》的小冊子。這部小冊子詳細地記述了包括民主化運動青年聯合前議長金槿泰遭受的電刑等一切拷問內容。金槿泰如今在牢里，對他自己遭受的拷問，以請願書的形式做了確切的證言。這裡只援引他對電刑的記錄。

「電刑，它使人的血管倒轉，神經冷縮，全身關節被割斷一樣，頭腦發脹，痛疼難忍，恐懼襲身，感到死神的魔影在步步逼近。渾身戰慄不已，……我不住地發出慘叫聲。電從腳跟通到頭頂時，就不由自主地喊出了聲。一通

電，好象全身散架，四肢解體。剩下的，只有慘叫聲。全身的血管青脹，聲音嘶啞，喊叫聲很象被宰的豬的最後的呼吸。實在不堪忍受，你…喊叫，他們就怪你出聲喊叫，增加電流；你若咬緊牙關，他們就拉長通電時間，逼你伸出舌頭：你要強忍呻吟，他們就怪你不出聲又增加電流。他們的目的是，使你陷進全面的精神錯亂狀態。我不時陷入幻覺的恐懼和狂亂的旋渦里，好象有一個瘋女人，披頭散髮，跳進瞳眸里來。這不同於使人感到悲哀或痛苦一樣的東西，而是一種殘忍的破壞。」新民黨發表說，朴鐘哲曾受過水刑、暴行和電刑。他們施加這種拷問的目的，是讓他招出他的朋友、漢城大學前輩的行蹤。通過揭露和譴責這些事實的鬥爭，曾瀕於崩潰狀態的新民黨開始有了起色。曾有風聞說，該黨出身議員之過半數已被全斗煥集團收買拉攏，而到目前看來勉強恢復均勢。新民黨提出的關於要在國會內設人權調查特別委員會的建議，當然不會被全斗煥集團所接受。

但是，全斗煥集團一旦遭到全體國民的抗議，就急忙聲稱說：國務總理下面將設人權特別委員會；更新警察業務，沒有拘票不逮人，如發生施加拷問的事，監督者同受處罰，等等。更令人噴飯的是，他們說將給警察署新設拷問申報中心，受理侵犯人權事宜，並且更換了內務部長官和治安本部長。新上任的內務部長官是，在1980年發生光州事件當時指揮空降部隊屠殺光州市民的鄭鎬溶。此人在光州事件後做了陸軍參謀長直至1985年12月。另外，迄今專乾拷問坑害人的漢城市警察局長李永昶晉升為治安本部長了。

迄今，一直指揮拷問的傢伙們私語道，只要報紙保持沈默就沒有問題，便一手準備另一種新的拷問，還為鎮壓追悼會，打出無數的催淚彈，揮舞棍棒，另一方面則說今後對人不再用暴力和拷問。懾於國民對拷問的抗議，他們迫不得已逮捕施加拷問弄死人者，押送時，還叫20多名警察著用同樣的衣服載在兩輛汽車帶去的。

全國到處暴力橫行。借收容流浪兒童之名，把大批少年拐去，強迫他們做苦工的釜山「兄弟福祉院」和它的精神療養院事件，鬧成了大問題。這個事件是由從那裡逃出來的兒童們揭露的。在那裡，僅在去年一年，就死了95名，而且有相當多的屍體「滅跡」。據說，他們把屍體賣給醫院有類似事件，便想前去該院進行調查，但他們一到，就有該院院長和暴力職員向他們施加暴力，阻撓他們走進院裡。

據說，警察在旁，作壁上觀。對這件事，漢城的民正黨議員們卻譏諷說，政府自有辦法妥善處理，可是在野黨議員多管閒事，才鬧出了不愉快的事。同權力勾結的暴力，在全國橫行霸道。如今，它也已到頭了。

軍部勢力不退出去，就無法改善現況，這便是國民的信念。當權派打著「反共」和「維護和發展自由民主主義」的旗號，肆行那種腐敗的蹂躪人權的勾當。於是，金壽煥紅衣主教說，情況既然如此，難怪年輕人反問自由民主主義體制是那麼壞的，無可救藥的「反民眾的、反歷史的制度」嗎？

「為了止住扣打被推到懸崖上的我們的良心和自尊心的那個鐘聲，為了保護不知何時又要象朴鐘哲那樣被人殺害的我們兄弟姐妹的生命，今天我們應該從沒有責任感的、無動於衷的狀態中省悟，奮然站起來。」這是韓國神學大學教授們以《我們對朴鐘哲拷問致死事件的見解》為題發表的聲明的一段。這就是國民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保守的耶穌教長老會也以總會長的名義於1月21日發表聲明，全面否定了全斗煥集團的權力。這可以說是一場重大的變化。這裡只援引其中的一段。

「第五共和國從它邁出第一步起，就使無辜的光州人民流血。因此，他們一直受到國內外的批判。由於現政權缺乏道德性、正統性和統治能力，它只好靠軍隊和警察的物理力量來維持『政權』。結果，未能博得國民的信賴，也未能打好基礎。目前掛出『內閣負責制修憲』的騙人招牌，妄圖長期執政。這無疑是對民意的倒行逆施，對神的創造秩序和歷史支配的叛逆。只要無可言狀的人權鎮壓和殘酷的拷問招致殺人的那種非人道的野蠻暴行存在，現『政權』提出的關於民主化的口號，只不過純系裝飾門面的騙人把戲，難免受到世界輿論的非難。

「那將大大毀壞我們民族的自尊心。若坦率地說出我們的心情，我們認為再不能信賴現『政權』，更難於把它看成為國民做事的民主『政府』，因而，我們真誠地勸告現政權統治者，就是現在也好，應悔悟自己，在神和民族面前悔過自新。」儘管聲明的口氣謹慎小心，但他們究竟還是採取了全面否認全斗煥集團之權力的立場。這種意識，在站在民主化運動前列的人們中間越來越強烈。舉例說，民眾婦女運動協議會發表的聲明語氣越發激烈，如：「榨取民眾的膏血延命的政權」、「殺人拷問政權」、「完成民眾革命，打倒殺人政權，召開制憲議會」、「打倒殺人魔鬼全斗煥」，等等。「當權派」對此捏造說，

它是「仿效布爾什維克革命榜樣的、已訂好革命計劃，企圖發動武裝暴動，推翻政府，建立臨時革命政府，召開制憲議會，建立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組織」。2月3日，檢察公安一部聲稱，由於有人「企圖組織制憲議會」，「已逮捕24人，並通令搜查逮捕28人。」拷問，就是為捏造這種事件所需要的。

因為他們妄圖用暴力「延命」，修憲政治也就銷聲匿跡，必然要搞拷問政治。於是，為追悼犧牲者而發動群眾展開鬥爭的追悼政治必然出現。朴鐘哲之死引起的追悼會和示威遊行發展到頂點。2月7日舉行的故朴鐘哲國民追悼會，就是這一鬥爭的頂峰。

這次集會是匯總了反抗戰線全部力量的一次集會。金大中、金泳三、李敏兩新民黨總裁、金壽煥紅衣主教等人也都來匯合了。籌備委員會向全體國民呼籲：「全體國民請前去參加在全國各地舉行的追悼會。

「拿一朵鮮花去參加追悼會吧。

「有故不能參加的人，請就地佩帶黑色或白色喪章，下午兩點正致哀一分鐘。

「2月7日下午兩點正，所有汽車鳴笛一分鐘致哀，教會和寺廟要打鐘。

「2月7日下午兩點請到明洞聖堂集合！（漢城支部）」

全斗煥集團則宣佈這是「非法集會」、「不穩集會」，將用暴力制止人們去參加追悼會；如有人佩帶喪章就加以逮捕；事前查禁汽車鳴笛和教會、寺廟打鐘。全斗煥集團決定，首先制止漢城的明洞聖堂、釜山的大覺寺、光州的基督教青年會、大邱的基督教青年會舉行的追悼會。他們動員10多萬警察兵力，重重包圍集會地點，加以完全封鎖。反體制的領導人全部被軟禁在自家。

他們還向出租汽車公司施加壓力，自2月7日下午1點到3點禁止營業。還縮短了各家公司的工作時間一至兩小時。

但是，是日下午兩點正，私人汽車和公共汽車同時鳴笛致哀。

學生們舉行了示威遊行，催淚彈在到處炸裂了。人們不能走近明洞聖堂了，於是就在大街上唱著鬥爭之歌和讚美歌舉行了追悼會。沿途的市民，熱烈鼓掌歡迎示威遊行隊伍。參加示威的學生遭催淚彈攻擊受苦，市民就分給他們口罩。在明洞聖堂，有前一天晚上就藏在裡面的在野人士和宗教徒約1000名參加了追悼會。

從當天12點許到下午8點左右，漢城市的各條街巷沸沸騰騰，很象展開巷戰的城市。

警察當局發表「2·7作戰」的戰果說，在全國8個城市已帶走799人，其中40人將加以拘留。

除拷問實現民主進行禱告的期間。3月3日正值朴鐘哲七七祭日。到了3月，全國各大學將開始新學期。3月1日是1919年三·一獨立運動紀念日。4月19日是1960年四·一九革命紀念日，同時又是復活節。到了5月，5月16日和17日是軍事政變日，到下旬將迎接1980年光州抗爭日和對市民的大屠殺日。這麼看來，鬥爭必將大大加強。

如果，以朴鐘哲的犧牲為起點實現了民主化，那麼，將在漢城大學區內建立又一尊紀念像。

勝利的那一天，在為紀念1960年四·一九當時犧牲的學生的群像雕塑旁邊，必將另建一尊悼念比那時多幾十倍的犧牲者的紀念塑像。這樣，不論是今天還是明天，韓國的各大學必將一直成為實現民主化而鬥爭的搖籃。

集中營群島的故事

1987年3月18日訊

慘絕人寰的暴力

對漢城大學朴鐘哲學生拷問致死事件的抗議的呼聲，報紙上已經銷聲匿跡。追悼朴鐘哲學生的集會也都被武裝警察的暴力壓下去。

2月22日，新教教會組織了要求禁止拷問的追悼會。警察把參加這個集會的人們裝載到蘭芝島的垃圾堆積場或不通公共汽車的地方象扔貨物似地丟在那裡了。未參加這個集會的朴鐘哲的姐姐朴銀淑給教會方面寄去了如下的信：

「我向今天參加我們鐘哲的追悼儀式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謝和敬意。敬請各位體諒我不能去參加獨一個可愛的弟弟的追悼會的悲痛心情。

「諸位！鐘哲本來很健康，由於遭受了難以想象的酷刑，只幾個小時就喪了命。他是被那些口喊『民主主義國家』、『正義社會』的人們弄死的。這樣殘殺這個國家的人材、將肩負這個國家前進的人材能行嗎？現在，他們在反省嗎？後悔嗎？哪裡的話！他們決不會的。

「各位！請參加鬥爭。我們鐘哲不怕死，毫不屈服地進行了鬥爭。我也要鬥爭。要為這國土的真正的民主化而奮鬥。我禱告，願大家得到神的保佑和愛護。」

在野黨新民黨為了禁止拷問提出了設立國會特別調查委員會，但全斗煥集團拒絕了。當朴鐘哲的七七祭，新民黨和在野民主力量共同計劃3月3日在漢城等全國重要城市進行「鏟除拷問，民主化國民和平大行進」。他們是要戴著標上十字的口罩進行沈默示威的。全斗煥出動6萬警察阻止示威遊行，只有10個人聚集的地方就發射了催淚彈。這天有439名參加示威的人被逮走了。佛教對死者每隔七天祭一次，直到49天，七七為最後一次祭日。

新民黨調查團最終地發表了朴鐘哲因受「電刑的衝擊」致死的真相。然而，文化公報部對各報社下達指令：「要出一段報道，說他是因心臟麻痺和休

克而死亡的」。全斗煥集團聲稱要採取果斷的措施防止拷問。無庸贅言，這不過是為了掩蓋他們的不正當行為和暴行的空話而已。從那之後，拷問在變本加厲。

用拷問來「捏造容共」的事實不斷引起抗議。工人解放思想研究會事件、企圖成立反帝同盟黨事件、制憲議會小集團事件和民眾美學研究事件等都是用拷問加上名稱，並捏造成為容共事件的。2月24日各家報紙在第一版上用大字標題《謀劃親北反美共產革命》，《促進民族解放工人黨的建立》，登出報道。

據說，由於這一事件，扣留13人，起訴3人，指名搜查24人。大加報道說，他們要根據「對南赤化革命路線」掀起暴動，如果失敗就逃往北方，可是被起訴者只有3人，人員嫌少了些。指名搜查24名也是虛假的數字。因為有數百名年輕人躲在地下，舉出那麼幾個人並不費難。這些都是迎接新學期，為了鎮壓學生的民主化運動而用拷問捏造的事件。

由於《話》事件被捕的3個人遭到非刑拷問的事實，由探獄的家屬也給揭露了。據說因「報道方針暴露」事件又有兩名從前的記者被逮去。有關「話的消息」說：要求無條件釋放他們的活動，不僅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言論界，而且在美國國會也出現了苗頭。

另外，對在教育民主化宣言上簽名的610多名中高等學校教員的鎮壓也擴大到全國範圍。他們繼續乾出攆出學校、流放、逼人撤銷簽名等行為。結果，教員們開展絕食靜坐鬥爭，高等學校學生們為了阻止教員被流放奮起開展靜坐鬥爭。報社里不斷送來呼籲「請遣返老師」的文章。他們寫道，我們為摸不准前進道路而徬徨，卻沒有可以交換意見的導師。就在這樣的時候，為什麼要把帶給我們真正勇氣的老師奪去呢？「我們對思想，對反美，對充滿矛盾的經濟和體制都不大懂，只是希望在學校的小天地裡學習真實的東西。」「千萬不要放逐好老師。」他們是這樣流著淚呼籲的。

今天的情況，就是連這樣小小的心願都不能如願以償。地方大學的教授也為在時局宣言上簽字，而被放逐，遭受鎮壓。直到民主化取得勝利的那天，鎮壓和暴行會不斷強化的。這是因為作最後掙扎的全斗煥「政權」，如不加強暴力就連一天也維持不了。因此，開始流行了「集中營群島」這個詞。

分布在全國的36所流浪民集中營那令人不寒而慄的實況，被幾個逃脫者

控告大白於世，從此這個詞廣泛流行。這個問題是1月中旬從釜山「兄弟福祉院」引起的。在大田的「聖地院」發生了被派去調查的新民黨議員們在警察在場的情況下遭到暴行的事件。當局站在庇護所謂「福祉院」的立場上。被稱為「福祉院」的36所集中營里，現在有12600多名所謂流浪民被強行收容。新民黨調查團的報告寫道：「那裡有和軍隊一樣的組織形式，有連和排等，企圖逃跑的人被打死了，就和病死的一樣處理。屍體隨便埋在山野上，或者賣給作醫學實驗的。」報告還寫道：「我在仁川地區的一個高等學校供職，另一方面搞了養雞業。1983年4月，為作生意，去了大田。6日夜10時許，我在大田車站候車室里打盹時，被『聖地院』職員劫去了。我被關在那裡一年半，飽嘗苦頭，最後好不容易才逃出來，回到了家。但是學校已把我作為失蹤者免職了，家也破產了。

不知我受的這一損失該由何人來賠償。」他流著淚，用假名具體地寫了集中營的情況。那哪裡是「福祉院，簡直是奴隸集中營。那裡的院長是忠實於全斗煥集團的退役軍人或者是退職警察，他們與腐敗的權力相勾結橫行霸道。他們把人強行收容，在森嚴的監視下驅使他們做繁重勞動，很多人都快給折磨死了。據說屍體可以賣給大學醫學系作解剖用，一具屍體賣350萬到500萬圓。這就是全斗煥集團宣揚為「先進祖國」，「正義社會」的這個國家的現實，正如新民黨的報告書指出，是「韓國版集中營群島」。

1980年在光州屠殺了大批市民的惡魔們在全國橫行霸道。這種事態的起因在於1945年祖國的解放和分裂以後，歷代統治集團所採取的暴力政治。它的根子是敵視、憎恨、放逐和屠殺本民族，才能維持下去的不正常的「政權」的性質。如果沒有這樣深刻的自我反省，就無法開拓國家的民主化。

要想記錄南朝鮮的這些殘酷而悲慘的事件是不勝枚舉的。2月20日，美軍部隊內的一個國軍士兵被殺害的事實又暴露出來了，

金容權的橫死

2月25日，韓國基督教教會協議會拷問及暴力對策委員會發表聲明，公開了家屬的申告，說學籍在漢城大學經營學系的卡秋撒（美軍部隊內的國軍士兵）金容權，「1986年8月許在保安隊受審訊，身受肉體與精神上的痛

苦，今年2月20日令人可疑地身亡。”這是繼朴鐘哲的拷問致死後的又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件。聲明警告說：「駐韓美軍司令部要對金容權的死亡原因給予真摯而誠實的回答。如果為考慮政治上的問題想隱蔽事實，或者捏造不能使家屬和國民信服的假話，那麼就會在韓國國民和美國政府之間造成不可挽回的危機。」這份聲明是以金容權的母親朴命先2月24日提出的申告為根據發表的。針對這一事件，2月27日國軍保安司令部有關軍官把所謂《卡秋撒金容權的自殺經過分析》一份較厚的文件送到了韓國基督教教會協議會。

還斷言說，除了軍部判定之外的說法，都是流言飛語。

這天，死者的父母向美第八軍司令要求，由家屬和人權團體認可的醫生監場進行驗屍，同時對金容權的自殺表示了疑問。還要求對8月3日在漢城北方的抱川保安隊拷問金容權的秋鳳燁進行調查。

又激起了殺人「政權」，這樣的呼聲。軍事「政權」殺害參加民主化運動的年輕人，把屍體扔進海裡，然後聲稱，本人在脖子上拴上大石頭投海尋死，有時，他們把屍體埋掉卻說是自殺去了。對這種軍事「政權」再次給打上殺人「政權」的烙印是理所當然的事。金容權被監禁的內務班的兩層床的上床掌的高度只有1.5米。在這裡怎麼能上吊呢？那條繩子要用來上吊嫌太紕了，加上打著死結，不能再勒緊。若是他真想自殺，可以服烈性安眠藥。18日，他從美軍醫院領來了那種藥，領了15片，剩下了13片。也沒有發現他的遺書。

原來準備在3月3日當朴鐘哲拷問致死七七祭的時候，進行「鐘除拷問，民主化國民和平大行進」時，同時為金容權之死開展鬥爭。然而，這一鬥爭被6萬多個武裝警察阻止了。

韓國基督教教會協議會拷問及暴力對策委員會的金相根牧師於2月28日、金東完牧師於3月3日被逮走，分別被判拘留7天。就金容權之死亡發表的聲明成了散布流言飛語罪。

看來，全斗煥首先為了不使這一事件象朴鐘哲拷問致死事件那樣擴大起來，企圖先將有關人員逮捕起來阻止行動，再約束新聞報道活動。於是2月28日，報紙勉強作了一則假報道：「死亡的卡秋撒判明為自殺」。這一報道里，對去年8月金容權在保安隊受拷問鼓膜被打破一事只字沒有提，只援引了當權者的談話說，金容權發生過神經功能障礙，一時因精神分裂癥而住院。在

這種情況下，死者的母親朴命先3月5日參加韓國基督教教會協議會星期四禱告會作了這樣的證言。

「容權是1964年生的，1983年考入漢城大學經營學系。家境困難，他父親患腦溢血後遺症臥病不起。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1985年參軍被分配到卡秋撒部隊。他乾工兵作業感到吃力，但是我鼓勵他說，你不去作，就要有別人去作，要當作鍛鍊一定要堅持下去。

「1986年8月3日，在抱川保安隊服務的遠方親家秋鳳燁把他叫了去。因為那人在權力的中樞——陸軍保安司令部，容權認為或許會給他安排一個安適的位置。過了幾天在他入伍的議政府印第安部隊附近我同容權見了面。他說秋鳳燁是個被勢利迷了心竅的，並表示憤慨。但他對被叫去做了什麼，卻不想仔細告訴我。

「幾天後，他在週末休假回到家的時候，說他在美軍121後方醫院耳朵動了手術。說是因為喝酒吵架鼓膜被打破了，於是我責備他，你父親因酒和賭博倒了霉的，怎麼你也要喝灑鬧事找麻煩，要是那樣就再不要回家來啦，我狠狠地訓斥了一頓。他本是不管我說什麼，都順著我，先認錯的，可是這一天，容權異乎尋常地頂撞我說，這麼把我攆出去，過兩三天一定會後悔的，說罷啞的一聲關上門就走了。不知為什麼，我為這件事總是牽腸掛肚的。

「然而，兒子在下一個週末休假也還回家來了。他說又動了手術。因為耳朵里郁血凝固了，要把它弄下來使鼓膜再生，就須要3個月時間。軍醫說，動手術後鼓膜會按原來一樣恢復起來。不久在他祖母去世的時候，他請了假來到大邱。這個時候，他對堂姐說明鼓膜打破的原因，從那以後心神不安定，睡不好覺。原來8月3日他去抱川保安隊見秋上士時，聽了些令人作嘔的話。秋上士哄他說，你家窮、只要肯幫忙，就可以供你弟弟的學費，也可以幫助家庭生活，也可以就在今天立刻讓你脫掉軍裝換上便服。

「容權默默無言地聽著，等秋上士講完，就說事已經辦完，我要回去了，便朝兵營門口走去。這麼一來，秋上士向哨兵大聲叫喊：‘抓住那小子：’在3名上級面前，秋上士和幾個男子對容權施加了種種暴行。最後他昏過去了。他在昏迷中勉強振作精神，想到為了母親也得活著，不能死。

「據說容權幾次囑咐他堂姐絕對不能把這事告訴母親，飽嘗困苦的母亲知道了這件事，受了刺激會鬧出不堪設想的事。但是，堂姐把這件事詳細地告訴

了她的母親。

「因為家境貧困，容權不得不帶著大學學籍去充軍。在校時，他有一次因為參加了示威鬥爭受了10天拘留刑。後來，我問他，為什麼在保安隊見秋上士的時候，沒有明確地對他說不能幹那種事情呢：他反問我，‘媽，你可知道那是個什麼地方嗎？’據說他遭受暴行7個小時，夜裡11點才回卡秋撒部隊。容權以為也許是我央求秋上士，把容權調到安適的地方，照顧家庭生活的，所以心裡有些惱我。可是，那種事是從未有過的，秋上士要見容權的事是他的妻子告訴我的，我只是作了轉達，容權清楚了這件事才放了心。

「然而，容權被脅迫、不安和恐懼心理俘虜，食慾不振、睡不成眠。

「兒子住進了美軍後方醫院精神科病房。我每天去一次給他帶些紫菜飯之類食品吃。過了10天以後轉到國軍的首都綜合醫院，秋上士已經在那裡等著了。

「容權問他‘你怎麼來啦』，他大聲吼道：‘就是為了你。』容權當時很想大聲喊‘我就是因為你，才弄成這個樣子的，’但忍住了。兩周以後，容權又轉到大邱綜合醫院去了。

我找到憲兵隊的一個熟人去說情，好不容易才去探病，但那裡的人說，住院超過一個月以後才能見面，還不到期就來探病，對別的住院病人有影響，說著就把我推出門外了。

「兒子說他得快些回到部隊去，乾是在1月9日回部隊了。那是因為同僚們會認為他在醫院裡玩夠了才回來，並對他不高興。其實醫院也是個紀律很嚴不是令人愉快的地方……不久後協作精神軍事演習開始了。他胃口不開，心神不安，睡不成眠，經常處於興奮狀態。到了2月，美軍醫院的美籍韓國人具中校給他治了病。

「2月18日10點左右，人事科打來了電話：‘容權不在家嗎：’怎麼，他不見了？』‘醫院裡面都找過嗎？』‘找遍了。』‘醫院裡的名冊，看過沒有？’‘看過了，可沒有簽字。』打過電話後，下午1點我到印第安部隊去了。我問‘是不是又被保安隊叫去了？』我心裡猜想兒子也許會為那回的事吃了大量的藥陷入昏迷狀態。但是後來聽人說容權上吊死了，最先發現他吊死的就是那個人事科的人。

「容權是有抱負的孩子，他認為，自己對我們這個家負有責任。說是上吊

的繩子拴在上邊的床掌上，這不禁使人感到疑惑。床掌只有1·2米高，腳跟會沾地。當局說，他是跪著上吊的，這太不合情理了。後來，搜查官把床掌的高度改成1·5米，漢城新聞則報道說2·6米。這不正是流言飛語嗎？「人事科的人說他最先發現的，但後來說7時30分美國人發現的，推翻了從前說的話。美軍和國軍相互勾結起來。同第一個發現的美國人是無法見面的。

「我們家失掉了大梁。美軍部隊不想認真地進行調查，只想匆忙舉行葬禮。我同美軍部隊的參謀見了面。雖然是可悲的事，因為沒有翻譯交談很不充分，但總算通過懂得韓國語的美軍士兵進行了面談。然而，參謀對這件事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瞭解。他們現在說含糊其辭的話：有90%的可能自殺，被殺的可能有10%。他們說，如遺屬不領走屍體，就要移交給國軍部隊。據說韓國軍不考慮遺屬的意見，進行火葬後把骨灰交給家屬。

「我正在尋找秋上士的行跡。到抱川保安隊去找，回答是沒有那個人。許多的搜查官員包圍了我們家。如果說他們說的都是實話，那麼他們怕什麼呢？今天是假裝到菜鋪去，穿著舊衣服趕到這兒來的。」朴命先流著淚這樣說。與美國大使館有關的人說她太興奮了，說話有些語無倫次，其實她的話是很有邏輯的。要問她的散布流言飛語罪，那才是毫無道理的。有權者所說正是流言飛語，民眾相互傳遞的流言飛語是實有其事的，這是民眾公認的事實。當權者不正是散布流言飛語的罪魁禍首，可是，從長官到其他的人都不曾問過罪。難當權派說的話，都是真實，而反對當權派的人說的話道，都是流言飛語嗎？對於這一事件，我的當記者的朋友說道：「逮捕教會的有關人員，可能是為了不再受要弄清事件真相的壓力而採取的措施。這是一種對朴鐘哲拷問致死的譴責的挑戰。這好象他們在揚言拷問致死也罷，殺了人也罷，這樣處理就可了事。這就是說，凡是不接受中央情報部的命令或有可能揭露事實的人都要殺頭。同時，他們在注視教會等人權團體的動態。要開展鬥爭，向美軍追究事件真相。這類話，現在還沒有人講出來，但終究…」「韓國版集中營群島」這樣的局面何時才能完結呢？直到全斗煥集團滅亡的日子這種局面會越發惡化。被監禁的政治犯達3萬多名。政治犯正在急劇增加。美軍對金容權事件盡量保持沈默。他們首先為不激起反美情緒加小心。作為其對策之一，最近美國大使館直接把《時事評論》分發給各大學。他們一心希望學生不進行積極的活動，美軍方面盡量不講刺激他們的話，只是在注視事態發展的趨勢。

3月9日12時許，在美軍部隊舉行了金容權的葬禮。舉行葬禮的場所擠滿了美軍士兵和穿便衣的國軍。金容權的母親頑強地堅持，如果沒有民權委員會有關者參加就不能舉行葬禮，於是美軍方面不顧國軍部隊的反對，讓朴炯圭牧師、文東煥教授和朴容淑女士參加了。

金容權的母親朴命先今後也將進行堅決的鬥爭。她向美軍司令提出請願書嚴詞詰問。另外，政治犯的母親們在法庭上也在頑強地鬥爭。2月25日審理性拷問受害者權仁淑的上訴的法庭上有個學生政治犯的母親提出了強硬的抗議。

結果她被扣上「冒瀆法庭，阻撓執行公務」的罪名被捕了。她是現正在江原道江陵教導所服兩年徒刑的漢城大學國語教育科三年級學生李基政的母親李重周。她對企圖掩飾性拷問的事實的檢察官，大聲喊道「檢察官也是一路貨」摘下法警的帽子拋向檢察官和庭長面前了。還往要抓她的法警的臉上唾了唾沫，咬了他的手背。據說她被監禁以後也進行絕食鬥爭，不住地喊：「獨裁政權滾下台！」「釋放我的兒女！」這是南朝鮮婦女的怨恨的爆發。南朝鮮俗話說：「女人喊怨六月下霜」。在那強烈的反抗面前，全斗煥集團也不能不感到膽戰心驚的。最近，連報紙也嘆息道：「法庭變成了鬧市」。

（《東亞日報》3月14日）政治犯常常對於那些對全斗煥「政權」及其情報機關唯命是從的法官，表示拒絕或挪，把法庭弄得鬧哄哄的。就是扣上「法庭騷亂罪」嚴加「懲罰」也毫無用處。但也不好就此放任不管，法官們實在「傷腦筋」。有一個檢察官嘆息說，在審理政治犯的法庭上檢察官「有站在孤島上的感覺」，「被告、律師和旁聽者打成一片罵得檢察官狗血噴頭。審判官的席位高高在上，也許有超然一切之感，但檢察官只有站在孤立無援的孤島之上的心情了」。有些年輕的審判官借「有疑問則做出對被告有利的判決這樣的刑事法的原則」宣佈無罪，鬧出了問題。（《東亞日報》3月17日）這樣做了以後，他們會受降職處分，但這樣的年輕法官們的「新的呼聲」今後會更加高漲。看來難以忍受的「孤立無援」狀態和沈重的自咎會促使他們那樣行動。顯然這不也是無法無天和暴力的統治達到極限點的表現嗎。

金大中和金泳三

3月6日，在漢城繁華的中心大街上的世宗文化會館前面又發生了焚身自殺事件。有一個24歲的表正鬥青年焚身，於8日清晨斷了氣。他中途退了大學，到工廠做工，最後選擇了死亡之路。韓國基督教勞動者總聯盟發行的《韓勞聯新聞》號外寫道，他在身上點著火，高呼「反對內閣負責制修憲」、「反對長期執政」、「打倒軍事獨裁」、「處決光州屠殺元兇」等口號跑了80米倒了下去。他的在光州的兩個朋友被警察逮走了。對暴力統治的反抗，只有這條途徑了嗎？不知今後全斗煥集團還要逼出多少焚身自殺者啊。

據說，最近，美元、利息、石油行市下迭。雖然宣揚景氣不錯，但失業者仍在增加，工資也沒有提高。「富愈富，貧愈貧」的現象登峰造極，漢城市附近的貧民窟殺氣騰騰，令人可怕。這種貧富之差在實現民主化的那天，不知將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全斗煥集團根本無心扭轉這一事態，只是埋頭於他們的舞弊儲財。這個社會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繁榮的，其實裡面就象埋著炸彈一樣。表面上似乎是很活躍的，其實一切都出鎮壓和暴力強迫劃一，簡直令人窒息。

全斗煥集團對這種事態和民心置之不理，只是千方百計地要維持「政權」，這就是他們的政治。他們為了所謂協商修憲，或者合法修憲，耗費了大量的金錢。在國會的274個席位中執政黨民正黨所佔的席位，現在是148席，所以要確保通過改革案所需的3分之2，還缺36席。因此，他們施展花招，把朴正熙余黨國民黨的21名和從新民黨退黨的民眾黨的12名拉過去，又準備從新民黨也拉出幾個人來充數。

風聞說，國民黨議員，每人用5億圓來收買，已經給李萬燮國民黨總裁20～30億圓。但是，李萬燮說，如果執政黨單獨發起修憲，就預備棄權，如果一定要他合作就要給他500億圓才行。據說民眾黨在審議修憲中以同執政黨合作為代價要求拿出300億圓。看來，在全斗煥集團叫嚷的「先進祖國」，政治工作資金在大量地增長。全斗煥集團對他們要求的這麼多的款額不禁感到驚訝，於是想到不如少花錢同新民黨議員們勾搭為好。再說要收買國民黨的全部人員也是難辦的事。在目前的情況下，如用記名投票來贊成「內閣負責制修憲」，就會喪失政治生命。不管怎麼說，全斗煥集團的修憲案要在國會上獲得3分之2以上的贊成，可不是簡單的問題。

民主化運動青年聯合發行的《民眾新聞》（第31期2月28日）公開發表了青瓦台秘書室洩露的特級機密文件《就1988年為和平移交政權準備的研究》。只要看1984年底草擬的這個文件，就可以很好地瞭解全斗煥集團的本心及其陰謀。文件開頭的「研究目的」裏指出：

「要為進一步加強全斗煥的政治領導力，謀求各種對策，力求達到如下目的：第一，圓滿保證1988年和平移交；第二，奠定政治地盤以保證全斗煥在1988年以後也政權；繼續起到領導作用。」

他們計劃「在全斗煥的領導下，民正黨至少也要繼續執政到2000年」，為此，要選一個如同傀儡的候選人即「背景勢力薄弱的年屆60的民間人」。大概點的是象現在的總理盧信永那樣的人物。如果是那樣的話，看樣子全斗煥會讓陸軍士官學校同級同學現民正黨代表盧泰愚，做個國會議長的。

在這「長期執政計劃書」里也提到了「金大中問題」和「金泳三問題」。制訂計劃當時金大中亡命在美國，他的歸國「無益於國內政治的安定」，因此不僅要同里根政府取得密切聯繫，而且假設可能成立民主黨政權的情況，「有必要事先採取措施」。文件指出：

「通過對金大中的懷柔和說服等工作，盡力減弱他的反體制活動和歸國意圖，同時對追隨他的勢力，以分散吸收到各政黨、讓他們參加國會活動、為他們介紹職業等辦法，使他們離開金大中。」

文件指出：對「追隨金泳三的勢力」也用同樣的方法來對付。

「對金泳三要用物質手段進行懷柔，達到使他不感到生活上有困難的程度，誘導他對反政府活動抱謹慎的態度。」全斗煥勢力現在也是基本上堅持這條線的，但在他們內部也有相互對立現象，同時與在野黨和民主化勢力進行較量。就這一點，美國通過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國務卿幫辦的發言，表示全斗煥退出總統職務以後，就不應該再積極地參與政治。

3月4日，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威廉·克拉克走訪韓國，同金大中、金泳三等進行一系列的接觸。對此執政黨的盧泰愚深感不愉快，拒絕同他會見。6日，美國務卿舒爾茨從中國返回的途中順便到了漢城停留了5個小時。他只說美國的立場已經表明過，再沒有表示一點新的意思。為此外國記者們感到了失望。對此，我的一個記者朋友透露內情說：—
「舒爾茨也對李敏雨提倡的先民主化七項方案表示支持。克拉克也曾問金大中

為什麼不接受那個方案。美國大使說，作為民主化的前提，應該考慮保安、南北關係和經濟發展等，而民主化運動不應該阻礙它。

「舒爾茨一再地說，政府的形式，要由韓國國民決定，但應以非暴力方法帶來變化。這是說，如果今後形勢緊張起來，那麼美國就按這條線進行干涉。由此還可能出現，奧林匹克過渡政府這樣的形式。舒爾茨一回去，新民黨總裁李敏雨再次提出「先民主化七項方案」緊迫著要執政黨對此作出回答。這一回，執政黨立即回答說，有意接受。美國方面問執政黨為什麼去年12月24日李敏雨提出這一方案時採取消極的態度，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真妙。他們說，如果立即表示接受，人們就會猜到李敏雨同執政黨合謀勾結的。民正黨的本心是，對言論自由的要求可以答應，但要通過三年計劃執行。釋放政治犯，這也要經兩年左右期間進行。這種方法怎能收拾局面，聽了全斗煥集團的那種話有誰會信賴他們呢？所以說，這個先民主化七項方案決不是要解決問題的。這不過是要演出一場達不成任何協議，最後帶來決裂的衝突，以非暴力和防止流血為藉口大搞妥協，從而組成一個親美的過渡政府的把戲的序幕。舒爾茨和全斗煥談話兩個小時。據風聞，他們在談話中有過這樣的趣聞：全斗煥說，在達成民主化協議中最大的障礙物是金大中，最好把他帶到美國去。舒爾茨說，那要在這之前恢復他的公民權才行。全斗煥回答說，可以從金大中踏上美國領土的時刻就給他恢復公民權。當然，金大中決不會到美國去。雖然有美國和許多國家邀請他，但至少在最近一個時期，他不會動身。全斗煥集團在想或許美國也希望金大中到外國去旅行兩年左右。全斗煥政權的法律也沒有把國民放逐到外國去的條款。監禁是可以的，但是若把金大中監禁起來，國民憤怒的火焰就會燃燒起來的。於是，金大中會成為掌握扭轉時局的關鍵的國民英雄。」

今年1月15日，李敏雨同金泳三見面的時候，為什麼又搬出了已被全面否定的所謂先民主化七項方案呢？另外李哲承議員表示支持「內閣負責制修憲」，對嚮往總統直接選舉制的黨的政策進行正面挑戰。於是，對他的懲戒處分問題提到議程上來了，這麼一來，從他的選區有幾百人聚集到漢城來，在新民黨辦公大樓前進行靜坐鬥爭。然而發現在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是全斗煥「政權」的走狗，是來歷不明的人。這麼一來，全羅北道的約20個團體發表聲明，「全羅北道的各界團體譴責李哲承」。他們大喊：「新民黨要立即開除李哲承：從全羅北道境內趕走李哲承。」「要解散那個欺騙全羅北道道民的新民

黨全羅北道第一區黨」，這樣他的氣燄被打掉。

針對這種情況，90名新民黨議員當中的70人簽名宣佈，如果李敏雨對所謂「先民主化」固執己見，那麼就召集臨時全黨大會宣告解散黨並放逐李敏雨總裁及其餘的冒牌議員。同時還說，要是李敏雨撤銷他的主張，那麼就在5月召開的全黨大會上保證他光榮的下台。70名議員同金大中、金泳三一道下這樣的決心，那麼剩下的20名議員中也會有幾名為了本身的政治生命不得不參加從新民黨分離出來的新黨。金大中的東橋洞系統下定堅定決心解散新民黨建立新黨。但是金泳三的上道洞系統收拾了這種局面，在3月17日晚會見李敏雨，就不再提出先民主化七項方案，和不贊同執政黨提出的「內閣負責制」這一軍部延長執政活動問題達成了協議，東橋洞方面也承諾了這一點。對於這種情況，我的一個記者朋友繼續說道：

「由於舒爾茨的訪問，明確了美國的對韓政策。他們不希望真正的民主化。壓制在野黨和國民的要求，支持李敏雨的方案，即「議院內閣制修憲」。全斗煥集團認為，如果沒有金大中和金泳三，那麼就可以把反對美國的這個計劃的人誣為急進主義者、赤色分子和容共分子簡單地加以處分。他們卻不能估計到國民決不會容許那樣做的。他們認為動員暴力和群眾報道手段，就可以操縱國民。

另一方面，應該注目的是在發生朴鐘哲拷問致死事件以後，民主化運動的強硬派和穩健派之間結成聯合。市民的參加、群眾的動員也大有所望。金泳三對這次李敏雨騷動表示了堅決的態度。他也很瞭解，南朝鮮安全企劃部為在下屆新民黨大會上讓李哲承和李基澤佔據總裁的位置的工作中投入大量的金錢。3月16日早晨，他同金大中進行面談以後斷然說「我們清楚地知道有外來的勢力在企圖破壞新民黨，深入黨內進行破壞活動。我們對它的內容知道得很清楚。」看來兩位金先生的團結直到實現民主化再也不會動搖的。如果發生動搖，悲劇就會增大。

這個國家的民心，今年也在2月26日漢城大學畢業典禮上清楚地表現出來了。連家屬在內聚集3萬多人。大學·校長一開口，幾乎所有的畢業生把椅子轉向後邊開始唱起了《晨露》這支歌。

熬過漫長的夜，結在每棵草葉上的
那晨露晶瑩美麗勝似真珠，

猶如滲在我心中的悲傷的淚珠，
升在山崗上迎著晨光微笑，
太陽在墳墓上紅彤彤地燃燒起來，
午間的炎熱豈不是對我的考驗？
現在我就要走，走向那荒涼的曠野，
吞咽一切悲痛，我要走去。

文教部始官開始致賀詞時，全體畢業生就都離開了座位。看到這情景的家屬們，熱烈鼓掌表示歡迎。這是對變為權力的走狗蹂躪學園自由的校長和長官（他們是過去在漢城大學一道任教的）表示的反抗。這樣的畢業典禮已經出現兩次。這種畢業典禮豈不正是現今韓國社會的寫照！不知全斗煥集團將用什麼方法把這樣的社會維持下去。

末期臨頭的症狀

1987年5月16日訊

教會的削發絕食鬥爭

真巧！今年（1987年）的四·一九革命紀念日（1960）和基督教復活節的日子相一致。當天下午，民主及統一民眾運動聯合在位於漢城市水踰里的四·一九瑩地舉行了四月革命27週年紀念大會，有4000人參加了示威遊行。全國的各大學區內，都有學生舉行示威鬥爭，併發表了聯合聲明。下面援引聲明中的一段：「我們的先輩——烈士們和民眾經歷長期的激烈鬥爭，終於在1980年帶來了民主的春天。然而那極大的歡喜卻瞬即逝。

「1980年5月17日，這塊土地上一切惡的根源、分裂的元兇、屠殺的元兇——外來勢力為了他們的利益，無恥地唆使維新殘黨（注：前總統遭槍擊後留下的他的黨徒）把兩乾多光州的抵抗者殘殺於鐵蹄之下。現在，外來勢力雖然在談論南北對話，實際上在妄圖使朝鮮半島的分裂永久化，使軍事獨裁長期掌權；為他們穩定的利益，把這塊土地束縛於他們的奴役的鎖鏈。

「至於受他們支援和庇護的軍事獨裁政權主張護憲，為把長期掌權的陰謀付諸實現而瘋狂活動。今天，我們處於變幻多端的局勢之中，迎接至今靈魂不死的四·一九27週年，我們要繼承站在前列進行救國鬥爭的先烈的靈魂，採取重大的救國對策。」（摘自漢城大學等漢城地區34個大學共同發表的《四·九27週年青年學生聯合聲明》）這份聲明中寫上了「祖國分裂42年」這樣的年號。提出的口號有：「把李承晚趕下了台，全斗煥也要趕掉」、「給軍事獨裁撐腰的美國佬滾出去」。題為《全體愛國民主學生》的聲明中也寫上了「分裂42年4月19日」的年號。基督教方面發表的許多聲明和口號內容與上述的相同，但用的年號是1987年。

民主化運動青年聯合發表的聲明《復蘇吧，四月革命火熱的心！》可以說最清楚地表明瞭五月鬥爭的氣概。聲明寫道，1960年四月革命的精神為1980年的光州抗爭所繼承。在這兩次鬥爭中，我們必須領悟的是：對美國的本質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要組織一個民眾勢力的鞏固的組織。又寫道，要組

建一個象統一民主黨那樣的新黨和「最大規模的聯合戰線」。於是，統一民主黨的鬥爭、學校區內的學生鬥爭、新舊基督教的鬥爭、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鬥爭同時爆發了，那麼，先談談基督教方面進行的鬥爭和知識分子們的鬥爭。

基督教方面的民主勢力要求各機關立即連續對所謂 4 月了靜坐、絕食、無期絕食等鬥爭。由天主教的神甫起頭的無期絕食鬥爭波及到新教的牧師中間。參加絕食鬥爭的天主教神甫達 3 0 0 名。新教方面則採取了進行短期靜坐絕食的戰術，參加者達數十名。他們還以削發表示抗拒。這種運動也擴大到全國學生當中去了。

在這樣的鬥爭中，出現了許多聲明、宣言和書簡。

天主教金壽煥紅衣主教發表的復活節書簡的主要內容是，「要在這塊土地上讓象樣的人的生活之花」盛開。

金壽煥紅衣主教對今天的情況說道：

「有國民卻沒有主權；有報紙、廣播卻沒有言論；國會和政黨有名無實。我們生活在沒有政治的公害之中。直到最後的瞬間，我們等待統治者做出虛心的決定。

「然而，他所做的所謂『充滿苦悶的決定』使國民沈浸在悲哀和憎恨之中。

「鬧得這塊土地上，催淚彈不斷炸裂，國民的眼裡和心靈深處無日不在湧出淚水。」天主教光州地區的主教尹恭熙，5 月 4 日同進行絕食鬥爭的神甫們一道做了「為正義與和平的禮拜」。在那裡明白地道出了對今天的現實該說的話：「絕食的痛苦是提醒沈睡的民眾的食糧」、「現政權如不修改憲法，實行民主，前途渺茫」、「與民意背道而馳的統治者恣意推行的 4·13 措施」、「蹂躪人權、財閥犯罪盛行的局勢下搞 88 奧運會是民族的羞恥」、「韓國的民主化，只有『政治軍人』匿跡才有可能實現」，「直到民主化實現的日子，犧牲、禱告、正義行動將繼續下去」。

下面援引具體談到對青年學生的鎮壓的一段：「為黨的利益和黨的戰略而以肩負民族的未來的新的一代為敵的『政權』，在這要求民主化和民族統一的歷史洪流中，根本不會被認為是合理的。對現『政權』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反省和改正捏造容共的作為。」新教方面發表的絕食鬥爭聲明幾乎都包含著這樣的內容：「美國不應該阻撓韓國國民對實現民主化的熱切願望。」全羅南道光

州地區的27名牧師在5月3日禮拜天發表的說教文中的絕食禱告說：「4.13談話就是對國民的宣戰書。」他們接著說：「現在已到所有的人該投入這一鬥爭的第七天。」

「我們認為，事情會照聖經上寫的那樣進展。全斗煥掌權後已過六年，這是第七年。我們相信，今年一定會迎來象傑里科城毀滅一樣的第七天的駭人的歷史。」懷著這種信念進行的抵抗、對政府的毫無隱諱的非難、無期絕食鬥爭、削發絕食禱告、示威遊行和火焰瓶攻擊之類的鬥爭在全國範圍以燎原之勢擴展去。一位當記者的朋友說道：「美國駐韓大使去了美國。因為先民主化七項方案、保守大聯合方案都歸於失敗，所以他會帶著新的工作計劃返回來。不知他是否領悟到，現在的局面已不同於民主力量按照美國的計劃活動的過去。現在的情況是，那些曾因拷問殘殺朴鐘哲被免職的警察，使企業以政治捐款為名繳納不定額支票。據說，重新被提拔升級。當局迫今天，全斗煥直接掌管這件事。常言說，搞政治要有錢。可是，在他們來說，也許是為延長政權的壽命搜財，但更主要的恐怕是為亡命做準備的。將有比馬科斯的100億美元多得多的錢財流人美國。」進行削發絕食鬥爭的牧師集中到漢城，5月12日晚，在西大門附近的教堂里舉行了有1300人參加的「5.12憂國通宵禱告會」。

這個禱告會是由韓國基督教教會協議會主辦的。

1000多名武裝警察和便衣警察擁來對這個集會進行鎮壓。他們不僅阻撓禱告會參加者入場，而且在削發絕食的牧師要進入禱告會場時，便衣警察嚷道：「你們這些狗東西，你們是一天領多少錢動員來的。要把牧師統統殺光」，並揮動各種兇器把身體衰弱的牧師打倒在地。

然後，他們把牧師裝在暴動鎮壓車上，用軍靴亂踹，最後把他們載到離漢城30公里外的地方丟開不管了。在途中，他們一直對牧師們用不堪入耳的粗話亂罵、亂打。他們說：「你們這些兔崽子牧師，是吃飽了撐的搞這種勾當。你們這些假牧師、民族叛徒、狗日的，快叫我大哥，快叫。」《東亞日報》的一位記者也被逮去遭到同樣的暴行。這次暴行事件影響很大。許多牧師住了院。全斗煥匪幫的意圖越來越明白了。第二天，韓國基督教教會協議會提出了抗議書，抗議書的結尾部分寫道：「這是，乾出光州殘殺事件後掌權的現『政權』，以性刑、水刑等各種刑訊越發強化的暴力政權的原形畢露。全體參加者

決心為這塊土地的民主化，要做歷史祭壇上的活生生的祭品，並再次確認，現『政權』勿須再留在這塊土地上。我們懷著極大的憤慨提出如下的要求。我們的要求：

「一、政府要立即處罰，5月12日對聖職者施加無禮暴行的西大門警察署長和這個暴行的現場指揮者及其執行者。

「二、立即罷免至今對國民施行暴力和拷問的鄭鎬溶內務部長官和治安本部長、市警察局長。

「三、政府要就這次對聖職者施加暴行的事件公開道賠償包括負傷者的治療費在內的一切損失道歉，

知識分子的鬥爭和貧民的抵抗

「我們對修憲問題的看法」 「我們得知4月13日，作為『重大決定』發表的停止修憲努力的決定，受到很大衝擊。

「我們認為，民主修憲正是我們民族最重大的歷史任務。這正是，現在我們能否為民族史開闢光明未來的意義重大的岔路所在。建立受到廣泛的國民支持的政府，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擋的絕對的歷史要求。我們認為，保持沈默是拋棄民族使命的行為，現將我們的見解發表如下：

「一、我們認為、政府發表的停止修憲努力的理由是不能說服國民的。以情況困難為理由拋棄民族的歷史事業的政府不能算是盡到責任的政府。

「二、促進修憲的責任首先應由經營政府的人們負起。

政府¹應同我們社會的所有階層及政治勢力一道繼續為修憲付出努力。

「三、在任何情況下，政府和政治家都應該繼續進行同國民的談話，停止想要封閉國民對修憲的議論的一切企圖。

「四、如果這次民主修憲不能成事，這就說明今後我們社會的政治正統性是脆弱的，那麼，政府和國民將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

「五、希望政府擺脫持續至今的強權和絕望的軌道，開闢給國民帶來希望的政治道路。

「我們確信，我們的見解和憂慮是與為民族的未來著想的所有國民的憂慮和見解相同的，但願所有有關人士深思熟慮，並號召全體國民根據自己的信念

闡明民族前進的道路。」

以上是，30名高麗大學教授於4月22日發表的聲明內容。以此為轉機，截止5月14日，全國已有1439名教授簽名反對「4·13談話」，要求修改憲法，實現民主化。全國大學教授數將近1萬名，簽名的教授數是空前的。這種活動會越來越擴大。這種活動是以年輕的教授為中心開展的。據說，他們盡可能不讓那些曾簽名後遭受過痛苦的人參加這種活動。

4月29日，發表了《對於4·13措施的206名文學者的見解》。這人數很快增加到223名。下面援引其中的一段：「現『政權』最近單方面地宣佈停止修憲工作，我們文學者認定這是與國民大眾的願望和民族大義背道而馳的。

「我們文學者發誓：在這決定民族命運的今天的岔路口上，為了民主化和統一將與國民一同鬥爭到底。同時，我們嚴肅地要求現『政權』以國民大眾的意願和民族大義為重，來一個大轉折，重新著手進行修憲工作。我們衷心期望各位國民懷著更剛毅的意志為修憲並通過它實現民主化而做出最大的努力。」去年5月10日，因發表《教育民主化宣言》被攆出工作崗敦促民主修憲》的聲明。畫家、美術評論家、攝影師、漫畫家、雕塑工藝家、話劇演員、導演、劇作家、電影工作者也都提出抗議，表示抵抗。其主謀者接連被捕，但卻無法壓制這一全民性的活動。御用工會大韓勞總表示支持「4·13談話」。這是全斗煥匪幫硬逼出來的。

據說，銀行職員等金融工會還是公開表示對這個問題不能贊成，擺出了反對參加的姿態。

4月里從高麗大學辭職的東洋哲學者金容沃終於在5月4日開始了無期絕食鬥爭。

他在絕食鬥爭宣言中，批評了全斗煥給人以「王政」的印象的作法，然後寫道：「我們的冬天是夠長的，但春天一定會到來。不管怎麼掙扎，該來的還是會來的，豈有被刀槍嚇倒之理。」或許可以說是知識分子全面奮起的局面形成了。大韓律師協會也表示抵抗。

談到知識分子的鬥爭，必須提到兩件事。其一，「全國教導所民主化運動獄中鬥爭委員會」建立起來，正在獄中的民主統一民眾運動聯合議長文益煥牧師被推戴為委員長。他們在5月14日發表的題為《闡明我們的立場》的聲明

有如下 4 條。

「第一，我們認為，全斗煥的 4 月 13 日「重大決定」是早已預定的長期執政陰謀的再現，是蹂躪全體國民對民主化的熱望的暴行。應把現政治形勢看做是沒有戒嚴令的軍事政變。這種訴諸暴力的長期掌權陰謀，必將受到民眾的審判。

「第二，我們認為，迄今對民主人士、學生和工人的鎮壓，捏造『容共、利敵』的目的就在於『護憲』和『長期掌權』。

「我們宣佈：出於反民族的陰謀而捏造出來的「容共」是假的，使之合理化的審判是無效的。

「第三，支援軍事獨裁＊政權」，幫它長期掌權的美國是弄出今天這樣的政治局面的共犯。我們強硬要求美國不要再支持軍事獨裁。今後我們國民對軍事獨裁和美國同樣表示憤怒，進一步加強鬥爭。

「第四，號召所有民主力量為粉碎軍事獨裁的長期掌權陰謀竭盡一切力量，為此希望，克服抽象的爭論和小小的意見分歧，團結一致奮勇前進。」其二，要介紹在這次高麗大學教授們發表的聲明上簽了名的尹溶教授 5 月 7 日寫的「學園民主化公開書簡」（9）。

書簡題目是《致漢城大學校長朴奉植》。

「最近，漢城大學教授 122 名發表了時局宣言，朴校長對此表示遺憾，說這是『令人感到遺憾的事』，我對提出這種非難的朴校長的人格不禁感到輕蔑，因此把＊朴奉植『這個假校長指定為＊學園民主化公開書簡』的主要攻擊對象。

「對漢城大學教授於去年 4 月 11 日發表的時局宣言，他也曾表示『遺憾』，因而使我們大失所望。乾出那種事的人居然還在做一國著名大學的校長，這種可悲的現實，怎能不令人痛嘆。

「有 43 個學科的 122 名教授團結一致簽了名，特別是，歷史學科和哲學科的全體教授簽了名。對這樣的壯舉，不能說一句＊支持，反而說『遺憾』。試問這樣的朴先生是有良心的嗎：每當舉行畢業典禮時，他一登台，畢業生們就背過臉離座而去，請問人類歷史上有沒有受這樣的人格侮辱，卻硬守著位子的大學校長？正如這個時代的許多大學校長是那樣的，這位朴校長也變成了傀儡。

「再說，因為有你朴先生在，我們的學府弄得多麼骯髒，名譽受到多麼大的損失啊：希望你再不要盤踞在很多犧牲者的頭上，把大學利用於虛偽的功名和向上爬的手段。

「我們的耐性也到了極限點。望你不要搞到後悔莫及，快些從冠岳山麓的漢城大學走出去。」暴力統治在支配全國。大學里也罷，地方行政也罷，甚至企業里也是如此。漢城郊區的上溪洞、楊坪洞等13個地區的貧民區以再開發的名目強行拆毀民房。有反對者就毆打、逮捕和監禁。有350萬城市貧民的生活面臨危機。「4·13談話」發表以後，為拆除民房使用暴力的傾向越發加深。甚至大批地投入武裝警察。

拆除貧民窟的地方將蓋起高樓住宅。當權派和企業勾結起來，以再開發和美化城市的名目，攫取巨額利潤。因此，貧民窟居民也意識到不實現民主化，就不可能除掉這類暴行這一點。

4月14日，在上溪洞和楊坪洞發生了大衝突事件，很多人負了傷。武裝警察、暴徒、拆房組等出動了約3700人。因為天主教會對這個問題很關注，數百名代表聚集到明洞聖·堂。4月30日，發生了武裝警察襲擊正結束禱告會走出教堂的居民的事件。很多人負了傷，也有昏倒的。5月4日，在拆毀的房子附近玩耍的孩子被倒塌的牆壁壓傷，3名負了重傷，1名死亡。警察方面，怕因這個事件使抵抗強化，把9歲的孩子吳東根的屍體悄悄地運走了。

於是，5月6日晚，在明洞聖堂舉行禱告會，追悼吳東根，譴責警察運走了屍體。禱告會結束後，禱告會參加者300名與武裝警察發生了衝突。這時名叫羅炳男的工人爬到高7米的樹頂上，高喊「打倒軍事獨裁」，還撒了傳單，然後向垂直距離有15米的停車場跳下去。他是現代重工業的工人，現年30歲。現在他正住院，生命危在旦夕。他撒的傳單上寫著：「把軍事獨裁趕下台，實現民主政治。民眾啣，你們要回答，沈默是犯罪」、「打倒殺人政權，建立民主政權」、「趕掉殺人政權，拯救民主人士*。

他還留下了如下的遺書：「媽：！爸」「請原諒這個不孝之子。但願您們健康長壽，生活幸福。

「兄弟姐妹，願你們幸福、健康。親愛的朋友們，願你們的希望得到實現……」「這塊土地屬於誰？是屬於獨裁者和那些阿謝奉承的傢伙的嗎：是屬於舞弊儲財的財主的嗎，不然，就是屬於只剩下赤身一條的民眾的嗎？凍僵了

的土地喲，請回答。你們為了延長『政權』之命，把大批的民眾投進牢里，做舞弊儲財的幫手，任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的暴徒存在下去，庇護那搞殺人拷問的暴力警察，蹂躪勉強度日的民眾，以搞奧運會為名炸毀百姓的三間茅屋……地上天國、全斗煥『王國』喲，難道你們是曾尋覓長生不老草的秦始皇的後裔嗎？是納粹黨的化身嗎？獨裁者喲，你們是否知道民眾的可憐的心願？是否知道民眾的血的吶喊？獨裁者，你要省悟。我雖然是個微不足道的存在，要向你們提出警告。我要以死來懲罰你們。」敏銳的良心在這暴力的時代是無法生存的。起初可能會為之憤慨。為了忘掉，會努力視而不見。可是那令人作嘔的東西是無法忍受的。想要進行抵抗，卻被武裝警察包圍，沒法活動。又想到要忘掉一切，但是忍無可忍。決心以死表示對這一時代的憎惡。想要以死來取得安息，但是不能那麼做。最後選擇了抵抗之死、打破民眾沈默之死這條路。他是身負民族的悲運，投身於死的。人們想把他想說的話傳給民眾，然而，韓國的報道手段卻被迫保持沈默，連一句也沒敢提。

統一民主黨的難產

基督教的《基督教工聯新聞》報道說，工人運動也在蓬勃開展。地方上，出租汽車司機們也在起來進行街頭示威遊行。各工廠裡，工人開展要求提高工資的鬥爭。在暴力橫行、御用工會進行阻撓的情況下，仍有新的活動出現。

位於南海巨濟島的大宇造船廠也開始了「組織工會的鬥爭」。大韓造船公司組織了工潮正常化促進委員會，要求提高工資，並揭露了御用工會的舞弊行為。不知到什麼時候，這些工人運動會成長為能夠把全斗煥匪幫趕下台的巨大力量啊。那恐怕要等到漢城市街擠滿市民、學生、工人匯成的大軍，致使美國的軍事政變計劃和軍部的屠殺市民計劃再也無法付諸實施。

在寫統一民主黨難產問題之前，要先報告說明韓國現狀的兩個事件。5月4日，以三養鹽業社租佃轉讓促進委員會全體委員的名義發表了《致高麗大學教授及學生的聲援書》。它的內容是，對高麗大學、《東亞日報》的後盾三養財閥和高麗大學名譽校長、現在的紅十字社總裁、在朴正熙和全斗煥『政權』之下曾任國務總理的金相俠的攻擊。他的父親在日偽統治時期當過滿洲名譽總領事、京畿道道議員，在這期間儲財經營了京城紡織，是親日派。他所經營的

企業在1945年解放後發成三養財閥。他在30年代，從總督府拿到38萬圓補助金，圍墾了全羅北道高敞郡的海塗。這樣開墾了681町步耕地，這塊地由金相俠承繼下來變為租地，現在有597家佃戶租種。

解放後進行土地改革時，金相俠利用權勢把耕地弄成·1鹽田，繼續保持所有權，但農民卻沒能對此表示抵抗。現在，他們在天主教農民會的支援下開展拒絕納租的運動。他們打算把問題提到法庭上去。他們懇求高麗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就是為了高麗大學的名譽也要不惜一切地支援他們的鬥爭。可是·

《東亞日報》為什麼對這一事實只字不提，只管保持沈默呢？另一個事件是，泛洋商船事件。4月19日，泛洋商船集團的會長朴健碩從大樓第十層跳樓自殺。據說是因為經營困難，負債1兆億圓無法償還，苦惱之余自殺了。也有人說，他與韓相淵社長的暗鬥是促使他死亡的主要原因。公開發表說，兩人攫取外匯的數額達1800萬美元。為此姓韓的被捕了。不止這些，把新聞報道內容和風聞綜合起來考查，這個事件範圍要擴大的。全斗煥匪幫企圖奪取這個集團里幾個經營情況較好的企業。因此不得不拿出巨款來做賄賂。朴健碩是朴東宣的哥哥。朴東宣是1976年，朴正熙當權時，掀起一場風波的與美國政界有關的受賄事件的主犯。

這個事件的幕後有許多陰謀和計策糾纏在一起。韓相淵當上社長後，與全斗煥一鼻孔出氣，想把朴會長趕掉，把這個集團攥在自己手中。在幕後，恐怕有幾百、幾千億圓的秘密支出。

檢察方面只揭露了這個事件的內幕的一端，並聲稱對與這個事件有關的公務員不當做問題。

可是，國稅廳突然出動100多名調查員到處進行檢查，從其手法上看，無疑是全斗煥要霸佔這個財團。

特別是，在這動蕩不安的時代，他們企圖製造一件聳人聽聞的事件，集中國民的視聽。他們就是要這樣，不時地製造大事件才能過得去。然而，由於舞弊事件或企業與當權者搞鬼的大事件太多了，國民已習以為常，無動於衷了。用國民的血汗掙得的國家財富，財閥們用計搬出國外，而當權派則從中抽去比搬向國外的多得多的東西。所以人們說，經濟是密室經濟，政治也是密室政治。在這種情況下，朴會長被逼死，他的企業則被當權派佔去。或許是有人從屋頂上推下去，也未可知。結果，當權派佔去巨額財富，而國民要相應地承擔

更多的負擔。

全斗煥匪幫加給企業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嚴重。國稅廳出動大批調查員派到各企業去揭他們的短處。被抓住小辮子的企業方面只用追付稅金的方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這樣，企業的存亡會成為問題。舉例來說，銀行凍結貸款，那麼企業就會立即破產。因此，企業方面不得不同當權派勾結，於是全斗煥就單獨和企業主會面，要求提供政治資金。

這是無法拒絕的。說搞政治是需要錢的。但實際上，恐怕他有這樣的精神準備：「政權」交替後，准會受到報復。

所以為搶奪財富做最後掙扎，暴力和搶奪已不需要有什麼理由、藉口或猶豫。目前的局面並不是秘密地進行拷問，而是表彰拷問致死事件的主犯——警官。

全斗煥匪幫的這種姿態在這次創建統一民主黨的過程中表現得很露骨。口說，金大中雖然要軟禁，但允許新聞記者採訪，其實連這也給禁止了。決定由新民黨的74名議員加入新黨，可是，全斗煥匪幫用金錢、花招、女人等來使盡醜惡的陰謀手段，進行威脅。有的以言談上有政治問題為理由提訴判刑。他們打算用這類手法刷掉20名。結果，目前有68名議員加入新黨統一民主黨即民主黨。

從4月13日開始，向民主黨地區黨建立大會會場派出了暴徒。截至5月1日，共有48個地區舉行地區黨大會，其中21個地方受暴徒襲擊，使許多人負了傷。報紙上寫道：「對新黨建黨施加*白晝暴行」，全國局勢緊張」，還登出了100名「棍棒部隊」在街上奔跑的照片。據民主黨報告，慶尚北道金泉，有3000名市民「聚集來譴責襲擊者……市民和黨員把暴徒拉出來」交給警察的事件也發生了。據說，他們一天領5萬圓，專去襲擊民主黨的地區黨部。這類暴徒有時達到200多名。他們當中甚至有，在4月初新民黨發生內部混亂時，佔據新民黨辦公樓的暴徒。從警察對這種暴力行為的態度可以知道他們怎樣幫助暴徒。

警察接到報告就回答說，這是黨內問題，適當地妥協好了。

警官到了現場，對佔據會場的暴徒問道：「會場裡面發生了什麼事嗎？」暴徒回答說：L：「沒有什麼事」，他們就回去。

有時請求警官出動，他們便說：「還沒有接到什麼報告」、「上邊沒有指

示」，總是找藉口，不肯動。

對這種「白晝暴行」，新聞報道機關也都強烈地指責，對民心帶來了不好的影響，於是，警察在4月下旬不得不聲稱要對暴力行為進行調查。說是為此逮捕30人，顯然他們會悄悄地把事件平息掉，這是明若觀火的。有時因為沒有適當的場所召開地區黨大會，借天主教教堂來開。全黨大會也無處召開，但由於國民的抗議，於5月1日，在鐘路區的興士團講堂召開了大會。3000名警官以警備為名，不讓一般市民走近大會會場。

大會只有701名議員和新聞工作者准許入場。就是現在，民主黨還未能租到用做辦公樓的建築。黨的經費也成問題。

下面援引一段黨的正式文件：「我們為了爭取在軍事獨裁的殘暴中正在匿跡的民主，從壓迫和恐怖中解放國民，進而完成民族統一的光輝事業，現建立統一民主黨。

「我們在國民和時代面前，嚴肅地宣佈：要同憎恨獨裁、在增長的陰影下被遺棄，既不能說也不能寫事實，為分裂而悲哀的所有國民緊密團結，抱著堅定的態度一定爭取民主化和統一。」（5月1日發表的統一民主黨建黨全國代表大會《建黨宣言》的頭一段中的一句）「今天是在這個國度清楚地規定民主化鬥爭的新紀元的日子。

「我們徹底、全面地排斥現『政權』的獨裁政治構思和陰謀，作為民主化鬥爭的寶貴果實之一，爭取了‘統一民主黨’的建黨。

「現在我們可以滿懷自信地說，我們曾為此進行了鬥爭。

我們的國民如今可以說擁有傾聽國民的意見，為他們解除郁憤的國民的政黨、為國民著想的政黨了。我和各位黨員同志以及各位國民共同感受這一激越，同時，我嚴肅地發誓要把光榮歸於國民，苦難的逆境由我自己擔起，將抱著這樣的態度執行總裁的職務。

「然而我們應該正視今天的現實：本應該接受各位的歡呼，同我們坐在一起的民主的領導人金大中議長被軟禁在自家。今天，我們要自相慶賀建黨，但更要下新的決心：要頑強地進行鬥爭，戰勝更大的困難。」「當我們決定建黨，現『政權』卻發表了所謂4·13措施。

這4·13措施到底是什麼東西呢？那是，現政權『一年來動員一切宣傳手段說，總統中心制是亡國的制度，大加非難和攻擊，說，只有內閣制才是打

開難局的唯一道路，但陷入了嚴重的自我矛盾，又出爾反爾地回到反民主的總統制，可以說是針對國民的抗議來了一次政變罷了。正如金壽煥紅衣主教指出，那並不是『充滿煩惱的決定，從政治上來說，是與民主化的距離很遠的，意味著從此開始專制時代，‘這塊土地上重又出現催淚彈不停地炸裂，國民的眼裡和心靈深處的眼淚無干日的景況。』「我們親眼看到了那個喪失了正統性的維新政權『是怎樣告終的。由於十·二六事件維新體制一告終，那*只有維新是活路』的說法銷聲匿跡了。我們通過生動的經驗，清楚地知道了沒有正統性的政權是怎樣被歷史和國民唾棄而沒落的。所謂4·13措施，正如維新體制是那樣的，只能招致敦促時代和國民對沒有正統性的『政權』的唾棄，最後遭到悲劇性下場的後果，再不會有別的出路。我可以下這樣的斷言。」「全斗煥聲稱，他想作為第一個和平移交政權的『總統』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但是，長此以往，他將成為通過5·17軍事政變和4·13措施，韓國政史上兩次背叛國民對修憲熱望的第一個「總統」留下恥辱的記載。」「我們曾聲嘶力竭地對這個『政權』疾呼了民主化。我們要求民主的呼聲成為反映國民的怨恨的回聲響徹祖國江山。

要使88奧運會成為國民的、民族的、全世界人民的慶典，就必須首先實現民主化和國民內部的和解。假如奧運會是獨裁政權為宣傳自己的、是國民被當權派驅趕的，那就無異於1936年在納粹統治下舉行的柏林奧運會在今天的翻版。」「我要在各位同志面前說定，我和金大中議長不僅為實現民主化，在那以後也要通力合作。

「我為今天能在這種種迫害中把統一民主黨的旗幟建樹在這塊土地上，對我們大家的堅強、，辛苦和可歌可泣的勝利同感欣悅。

「今後，我們將在世界史和民族史、民主化的滔滔洪流中，獻身完成我們的使命。

「我們在同志之間，團結如兄弟。我們是起來擊退獨裁政權的魔爪和壓迫，進行反抗的這個民族、這個國民的前衛，我們在這裡發誓，當我們的子孫要爭取民主化、和解、民族團結和統一時，我們將成為一縷光、一顆鹽粒，為他們助一臂之力。我們要成為鮮明而剛強，有度量而謙虛，有耐性而原則強的光明磊落的戰士。

「今天我們的建黨大會，是要同民主國民一道為具備那樣的態度和姿勢而

宣誓的神聖的場所。讓我們努力做到無愧於自我，成為頂天立地的我們，成為明快的政黨。我們終將取得勝利。謝謝。」（摘自金泳三總裁的《就任詞》）

「在曲折多端、偏枯殘缺的我們的憲政史上民族的至上的命題就是祖國統一和民主化政治，我們為開闢祖國統一和民主化的新紀元，為完備執政黨的體制，奮然站起來重又團結在統一民主黨的旗幟下。」（統一民主黨《黨憲黨章》序文的開頭）在全國開展示威遊行、無期絕食鬥爭、削發絕食鬥爭的悲壯的氣氛中，民主黨誕生了。這些鬥爭和民主黨的宗旨是相通的。民主黨能否起到革命政黨的作用呢？通過長期的民主化鬥爭得到的經驗教訓在運動的各方面得到運用。

民主黨是保守的和現實主義的，但是進步的。趨向激進的年輕人們也在支持民主黨。金泳三和金大中的共同鬥爭也是基於長期、艱苦鬥爭的經驗教訓而形成的。這從很多方面可以說是韓國政治史上空前的事件。執政黨民正黨說，民主黨在企圖「篡奪政權」；它聲稱現行的「總統」選舉不成其為選舉；它說：「納粹統治下進行的柏林奧運會在今天的翻版」：它的政綱政策里「認為民族統一超越政治理念和體制的，民族史上第一個任務」等，大加指責。他們聲稱要把金泳三提訴為國家冒瀆罪，甚至說，要解散民主黨。但可能考慮到現在還不能那麼做，緩下語氣說，要對參加草擬政綱政策的人們進行調查。對此，民主黨強硬地表示任何調查也不接受。在今天這份報告的結尾介紹一下當記者的朋友對這一系列情況的見解。

「軍部和美國不知將有何種動向，上校退役可以領到每月30萬圓的年金。430名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當中100名將派去留學。這是為了讓他們去佔據大學的重要位置。100名則得到與行政官吏錄用考試合格者相等的待遇，可以成為三級公務員。作為軍人尤其是退役軍人，從這個腐敗的軍事體制得到可以到處橫行霸道的實惠，難道他們會自行拋棄這樣的實惠嗎：美國迄今的活動是失敗的，威信一落千丈。里根政權為伊朗門事件和選舉準備工作，忙得不可開交。在這種情況下，不知他們會對韓國搞什麼名堂。斯拉茲議員訪問了金大中，美國眾議院還開了有關韓國問題的公聽會。他們非難4·13談話，並勸告重新開始與民主黨的對話。可是，國民對美國的態度是不大相信的，因為他們受夠了欺騙。兩位金先生很有人望。當局有時甚至動員1000名警官軟禁金大中，那樣做會使他的人望更增一層。全斗煥匪幫認為，即使是

那樣，還是比允許他做政治活動，隊他們更有利。

「學生們以群眾路線取得了成功。最近他們不大講過激的話。釜山大學有15000名學生被鼓動起來。由於學生們以學園內部問題為中心進行的鬥爭，大邱的慶北大學校長遞了辭呈。文教部為學校當局竟被學生攆出去而擔心。金泳三在就任詞中提到的民族統一問題啦，把88奧運會與納粹的柏林奧運會相比啦，這都博得了學生的鼓掌。如果建立民主政權，學生們會支持穩健而現實的路線。今後會出現以基督教為中心，在野的民主力量聯合起來的大的民主力量。佛教界也會匯合進去的。如今不同以往，全體國民都在活動。全斗煥只能用暴力來對付這種局面，甚至對國會也要無限制地投入警官哩。據說，5月上旬發生示威遊行的時候，光州的朝鮮大學和漢城的漢陽大學里發生了火災，已弄清那也是全斗煥匪幫搞的鬼。這為的是貶低對學生的看法，削弱學生的影響力。今後，全斗煥匪幫也會一面使用暴力，一面捏造暴力事件。獨立紀念館火災事件、亞洲運動會時的金浦機場爆炸事件等，就象希特勒的作為一樣，他們接連製造了暴力事件，但應該想到，國民是不會再受騙的。捏造把戲也有它的局限性的，所以，儘管處於陰謀、捏造、暴力之中，統一民主黨還是誕生了。目前的令人激動的氣氛是無法壓制的。「7年前，全斗煥匪幫出馬時，曾弄權得勢橫行霸道的，3個姓許的被軍部擠掉，逃往美國，據說，其中的兩個人許和平和許三守回國，正為全斗煥鞏固地盤，可能是為了加強防禦的吧。不過，他們已處於四面楚歌的境地，只要發生什麼事，他們再也挺不住的。

怨恨的爆發，革命前夕

1987年6月17日訊

新聞記者的時局聲明及《話》事件

真叫人哭笑不得。5月25日，《東亞日報》記者114名發表了聲明《嚮往民主化的我們的主張》，這件事通過5月26日的日本報紙《朝日新聞》才傳到民主化運動參加者當中去。我好不容易地弄到了一份那個聲明。通過它可以再次確認民主化鬥爭在向全國範圍擴大。下面是這份聲明的摘要：

「權勢的濫用釀出了一系列超乎人們想象的事件：富川警察署性拷問事件、朴鐘哲拷問致死事件、釜山的兄弟福祉院¹事件、泛洋商船外匯逃避事件等。這些事件使國民深感不安和恐懼，加上掩蓋朴鐘哲拷問致死事件的企圖又被揭露，更加深了民眾不相信‘政府的情緒。

「可以斷定，國民對政治和當權者不信任的原因在於，理應成為國家的主人和國家政策的選擇者的國民不消說自由發表意見，連基本權利都被侵犯。這種不信任起因於根本不能指望真正的民主化和民主的政權交替的現政治局勢。

「因此，我們認為必須盡早重談和結束修憲問題，並採取在這基礎上實現民主化的措施。

「一、為了民主化，修改現行憲法是全體國民一致的意願。不應再延遲民主化這個國民的願望。那是我們時代最首要的任務，不能把它當做政治策略的手段。單方面地停止修憲的4·13特別談話[『]，是對國民意志的背叛，必須立即撤銷*4·13特別談話[』]。不撤銷它，只談論民主化，那只能是一場騙局。我們認為，只有撤銷*4·13談話¹才是實現國民的意志即修憲和民主化的新的開端。

「二、今天，各階層人士認為，恢復言論自由才是實現民主化的最首要的問題，並非難說，‘有報紙和廣播卻沒有言論[『]、政界和言論界一鼻孔出氣[』]、‘言論向當權派阿謝¹’。

「從今天的情況來看，全體國民都在關心言論自由。儘管如此，政府'卻通過下達報道方針，機關員向言論機關滲透，刪節新聞報道，禁銷，威脅等手法繼續露骨地干涉和控制新聞機關，甚至還要非法監禁或毆打採訪記者。

「要真正地恢復言論自由，就要徹底廢除『政府』對言論的控制。言論的自由不是用改正或廢除『政府』正在研討的言論基本法，重新配備駐各地記者的方法實現的，而是只有完全撤銷儼然存在的政府對言論的監督，言論界本身為爭取言論自由展開鬥爭，才能實現的。

「再者，言論自由並不是言論界內部的問題，而是實現國民的迫切願望民主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因此我們堅決要求『政府』立刻停止對言論和出版的露骨的干涉、非法的控制和一切形式的壓力。同時，我們表示要為恢復和維護言論自由付出一切努力，並提議所有言論界人士奮起加入這個隊伍。

「三、關係到雜誌《話》公開報道方針的事件，《韓國日報》記者金周彥正在受審判，其他2名新聞工作者也被拘留和控訴，這等於是對現時代的全體新聞工作者施加的法律制裁。把目前實際存在的報道方針公開於世，這是勇敢的行動，我們認為對它的非法控訴是無效的，同時要求立即釋放他們。」5月29日，《韓國日報》記者150多名也發表題為《我們對現言論實態的見解》的聲明，要求修改憲法和言論自由。記者們進行的鬥爭中略有異彩的是《漢城新聞》編輯部記者5月10日發表的聲明。《漢城新聞》是「政府」機關報，報社社長是前文化新聞部長官。

聲明全文如下：「「有關漢城新聞發展問題的我們的意見'「我們漢城新聞社，由於職員相互間的不信任和反目而受折磨，外加採訪源泉受限制、讀者的冷淡，簡直處於孤立於懸崖的境地。

「因為在編輯過程中出現的對原稿和照片的作假弄虛，外國大使館正式提出抗議；甚至有些記者不堪忍受硬逼著作文章，自動辭職。在業務行政方面，硬壓任務，因達不到過重的目標，帶著收來的款逃之夭夭的前所未有的現象層出不窮。我們認為，這一切是起因於李振義社長一向公然施行的獨斷、專橫的作法的。特別是，他對編輯過程的過度的干涉大大影響著編輯部內部的工作效率和團結，並弄得我們這些漢城新聞社的職員不能具有作為新聞工作者應有的最低限度的公正的見解。

「在李振義社長上任後的1年兩個月的期間里，《漢城新聞》變成了歪曲

事實，滿足個人追求功名的心理的手段，我們對此感到痛心，並確信：只有他早日退位，會得到解決。李振義社長應該退出職位。

「我們要言明，要求李振義社長退出去，並不是出於私人成見的，而是出於希望《漢城新聞》和國家健康發展的願望的。我們敦促那些不把這種實況放在眼裡，爭先恐後、盲目地向李振義社長表示忠誠的《漢城新聞》的先輩們要覺醒起來。」一切問題才去年，刊登「政府」當局「下達」給言論機關的報道方針的《話》事件的株連者——3名新聞工作者被監禁6個月多，5月27日，他們分別被判了3年徒刑。當時，《韓國日報》記者金周彥在最後供述中，先談到東亞日報社記者的聲明並對他們勇敢的行動表示了感謝。

天主教漢城大教區搶在6月3日審判的第一審之前，把天主教自由言論獎的第一批授獎對象選定了這個《話》事件，株連者金泰弘、慎洪範、金周彥3人。

5月31日禮拜日，金壽煥紅衣主教在數千名教徒和客人聚集的情況下，舉行了聖餐儀式，給那3名記者家屬授予了獎牌和獎金。金壽煥紅衣主教對那3人贊揚說，「他們為實現韓國社會的人性化和國家的民主化而必需的言論自由，這顯然是對全斗煥匪幫逮捕他們，並提到法庭去的行為表示的抗議。這次審判從前也曾受到全世界新聞工作者的抗議。6月3日，進行審判時，也曾有外國通訊社記者到場。由於這些抗議的影響，宣佈對兩人緩期執行，對1人緩期宜判。

偽裝朴鐘哲拷問致死事件犯人的陰謀

5月18日，在漢城明洞聖堂舉行了「追悼5·18光州抗爭犧牲者聖餐儀式」，當儀式結束時金勝勳神甫突然揭露說，4個月前朴鐘哲拷問致死事件的犯人，除了現在坐牢的兩名警官外還有3人。

聚在聖堂里的兩千多群眾一聽這話又驚又怕，簡直感到窒息。據說，3名主犯把兩名善辯的警官捏造成犯人，時叫他們退職，後來5月初又叫他們復職了。

那些主犯把兩名警官送去替他們坐牢，並同他們約定：繼續發給他們工資，等事件定案後，給他們1億圓錢，還給他們看了存折。有的說，已給了他

們家屬數千萬圓。可是，在這些日子里，正坐牢的趙漢慶警尉的心裡起了變化。他覺得從輿論的動向來看，他是難免要受重刑的，另外，原來說要把一切都往好處辦的警察，看來對他漸漸冷淡。

此外，1949年暗殺前上海臨時政府主席金九的犯人安鬥熙，雖然受李承晚政權的庇護保全了性命，但躲躲藏藏地過了一輩子，這個事實使他和他的家屬深感苦惱。特別是，不敢見人的年邁的安鬥熙最近被發覺，而且遭到暴行的事件，帶給了他很大的震驚。加上，近來政治形勢急劇變化，使得天主教徒趙漢慶及其家屬心裡發生了很大的動搖。趙警尉在妻子來探獄時，或寫信時屢次申明他不是下手人。

金勝勳豁出命揭露了這些事實。檢察當局可能在發生·這1個事件的初期就知道這種偽裝陰謀。今後，對這樣的檢察當局進行的調查，人們怎能相信呢？金勝勳神甫和趙警·尉的律師說，檢察當局如不把這個事件搞得水落石出，那麼就要把更嚴重的問題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發生這種事情後，對先被監禁的兩個人仍在施加壓力。

禁止探獄，有時聲稱本人不願和任何人會面，把探獄的人攆回去。據說，受調查時，他們把話說得顛三倒四，糊裡糊塗。不管怎麼說，還是逮捕了主犯。

今天，終於開始公審，那5名被告在法庭上互相力圖加罪於人。為了這個問題，在野黨民主黨要求動用國家政治調查權，但被否決，為此展開了絕食鬥爭，鬧出了一場風波。各家報紙也對這個問題大加報道。

「起初就把拷問致死事件的調查委任給警察當局的理由何在？急急地進行火葬，在犯人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現場調查的居心何在：對開初被指為犯人監禁的兩個警官，為補償他們受冤罪『，‘給了他們巨款之說真的是毫無根據的嗎？』（摘自《東亞日報》5月22日社論）「應該為人消除疑問的現場調查，反而加深了疑問。先被監禁的趙漢慶警尉和姜鎮圭警士言明他們『不是真犯人』，但是現場調查時卻沒有聽到這樣的事。難道他們的話是假的嗎？家屬說的現場調查結果是不可信的說法是無理的強辯嗎？」（摘自《東亞日報》5月26日社論）民主黨獨自進行對這個事件的調查。他們提出的中間報告寫道，據趙警尉的父親透露，從趙警尉被捕後，有五六名警察一直蹲在他家攔電話，有時攆走來訪的人。他們不顧趙警尉妻子反對，10天後逼他們搬進了公

寓。上級警官威脅坐牢的趙警尉說：「要把你家屬統統槍斃」。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了民主黨、宗教勢力和民主勢力聯合起來的「譴責就故朴鐘哲拷問致死事件作弊欺瞞的泛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並決定於6月10日召開國民大會。下面援引他們發表的聲明中的一段。

「我們對現『政權』今後發表的一切調查報告的內容一概不相信。我們敦促國會組成拷問事件特別調查團，行使國家政治調查權，弄清一切令人疑惑的拷問事件的真相。另外，我們提議，大韓律師協會獨立進行對這一事件的調查，弄清真相，並敦促有關當局予以協助。＊如果，這些提議得到實現，全斗煥「政權」就會連根動搖。他們除了暴力就再沒有別的統治手段了。那麼，民眾所有的抵抗手段又是什麼呢。近來發生了許多絕食鬥爭。

全羅南道木浦市平康教會安東海牧師絕食已有25天的6月4日，發表了公開書筒《向『總統』和國民獻詞》。下面援引其一段：「國民曾熱望一個新的政黨出現。屬於執政黨的各位，你們乾出了什麼事喲。為什麼毫無根據地對新的政黨做出殘暴行為。如果沒有新的政黨，執政黨也要失去在這塊土地上存在的意義。說什麼國是啊、左傾啊、容共啊的，把莫須有的罪硬扣在人們頭上，不乾這種勾當不行嗎？國民是聰明的，他們有智慧去分辨什麼是國是，什麼是容共或左傾，因此不會為你們的騙人花招所騙。你們應該明白這一點。提起飽受折磨的民主人士，他們是給這個黑暗的國度帶來光亮的良心，是燈火。為什麼要把那麼多的人監禁起來。當權派對民主人士充滿怨恨的呼聲置若罔聞是應該的嗎？如果說，他們有錯誤，那就是他們出於愛國衷情，說出了實話，他們只有這一條罪。對金大中的人權的蹂躪也太甚了。對一個人竟有1000多名警察兵力來包圍，這到底是什麼行為呀。連書信都不能來往。這是千不該萬不該的事，是現「政權」自我暴露的可憐相。警察應該早日撤去包圍網，讓金大中恢復自由，恢復權利，正正當當地進行活動。」全羅北道金堤的一個農村教會的牧師姜希南，因為批評了全斗煥匪幫被扣上違反「國家保安法」的罪，監禁在全羅北道全州教導所。他年紀已有67歲，6月3日，他做到了獄中絕食40天。據教會成員發表的文件說，他一直為反對全斗煥掠奪農村，而進行了鬥爭。他因為做了題為《民主和捏造容共》的講話，去年11月被監禁。從今年4月下旬開始了譴責4·13談話的絕食鬥爭。在這期間，他說了如下的話：「做牧師的，迄今只在口頭上負了十字架。然而，現在到了要把十

字架負在背上的時候。學生和工人等這個土地上的年輕人竟有30多名死去，牧師怎麼能1名也沒有死去的呢。

「教職者是上帝的守門犬。門犬不吠賊，賊就會闖進門來。

「所以說，履行預言者的使命，對今天的韓國教會來說是勢在必行的。衷心希望你成為為民眾服務的牧師。」（激勵一位就任的牧師——在獄中）在全州教導所，和姜希南牧師一道進行絕食鬥爭的5名學生中，有一名打破玻璃窗企圖自殺。兩名女學生企圖服藥自殺，有1名男學生因割斷動脈生命垂危。想要做同樣的行動的很多學生遭到了看守的暴行。

這類事態波及全國各地的教導所。此外，牧師和民主人士的絕食鬥爭接連發生。再說，朴鐘哲拷問致死後，在繼續進行旨在捏造事實的搜查和拷問。

5月17日，在釜山，皇甫永國渾身灑煤油後點火自焚，高呼「打倒獨裁」、「爭取民主憲法」，倒了下去。他被抬進醫院，但在25日咽了氣。5月20日，漢城南邊的城南市，有一名叫韓鳳燮的出租汽車司機為公司方面的非人的待遇而憤慨，渾身灑上香蕉水點火自焚，現正負重傷住院。

4月30日，因工潮問題企圖自焚的工人金東根送進了高麗大學醫院，教會方面為解決他的住院費出力。

漢城教育大學事件和李韓烈失神

這塊土地上，全斗煥的暴力無處不存在。6月4日，兩名漢城教育大學學生找到韓國基督教教會協議會人權委員會提出「鄭泰秀校長下台」和「撤銷審訊室」的要求，開始了絕食鬥爭。當時他們發表了聲明：《譴責暴力教授，開始絕食靜坐鬥爭——我們漢城教大學生是鄭泰秀的奴隸嗎，》這份聲明的開頭寫道：「這個國度上的熱愛正義與和平的各位市民：我們是漢城教育大學三年級學生，在校內飽受了難以想象的暴力、暴語、毆打和非法監禁的折磨，但無法減輕這一痛苦，只好向各位市民提出呼籲。漢城教育大學校長鄭泰秀及其走狗崔星洛（學生處長）、常任委員韓雲鳳就是暴力的元兇。他們毫無顧忌地乾出獨善、暴語、毆打等與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極不相稱的行為，把漢城教育大學變成了人權完全被無視的地方。我想，先在這裡控訴，最近我們身受的暴力、暴語、毆打等暴行。」據他的控告，漢城教育大學有學生指導常任委員一

職，這是別的大學所沒有的。負有這個職責的韓雲鳳是教練教官出身。他的辦公室隔壁設了圍上鐵柵欄的審訊室。他把參加讀書小組的學生在上課途中也會傳去關進審訊室，恣生處長崔星洛、御用教授和校長逼你坦白。因為不堪忍受而逃出去，就再把你抓回來，亂打亂罵，並威脅說：「有三條路。第一條，轉給懲戒委員會；第二條，在退學申請書上蓋章；第三條，把一切都坦白出來。」這就是漢城教育大學2300名學生的處境。對此，校長在學生面前暴戾無度地說：「韓雲鳳常任委員是依我的權限審問學生的。我的話就是漢城教大的法律。即使2300名學生都反對我，你們的命運終究攥在我的手心裡。

這可以說是，在全斗煥「政權」下，這種瘋狂的封建式的專制公然作祟。

A T 奮起投入反「政府」鬥爭的人民，同亂放催淚彈撲過來的防暴警察展開激烈的鬥爭。

因此，學生們憤然起來要求鄭泰秀校長退職，撤銷審訊室，對迄今在大學內發生的一切事件調查真相。在校內一二三年級的1500名學生從9日起開始了支持進入絕食鬥爭的同學的簽名運動，還舉行大討論會，進行示威遊行。在這過程中，校長和受他庇護的一伙人的胡作非為愈加暴露無遺。

有良心的教授發表聲明，支持學生的鬥爭。聲明指出：「對鄭泰秀的與教育工作者的身分不相稱的行徑一直保持沈默的御用教授應該深刻地反省自己」、「鄭泰秀·要立即取消監視學生和教授的活動的秘密學生情報員制度」、「要立即停止對教授會下指示、施加高壓、威脅，或借容共之名壓制教授的活動等諸如此類的不符合教育宗旨的措施」。

各家報紙對這一事件揭露說：「以教育有問題的學生為藉口，生活指導委員會在上調途中傳出學生『施加暴行，進行審訊』。」御用校長曾對此狡辯說，那不是暴行，而是教育的「手段」，因為是培養師資的大學，那樣做也是在所難免的事。但是，事件發生後過了10多天，他不得不表示要辭退。6月16日，文教部給漢城教育大學下了停學令。

· · 政治竟是如此絕對的嗎？政治一經暴力化，社會的所有領域也都跟著暴力化。在全國的市街上亂放烈性催淚彈的結果，樹木枯萎，發生皮膚病，居民感到好象在整天患感冒。全斗煥黨徒的暴力簡直是要把這個社會、這個國度的人們和自然統統嚼爛吞掉。所以，說目前的局面，正是全體國民應該奮起投入鬥爭的緊迫的時刻，也不算言過其實。

在這種情況下，6月9日下午，延世大學經營學科二年級學生李韓烈參加示威遊行時，被催淚彈擊中失神，被抬進世弗蘭斯醫院了。因為亂放催淚彈，示威群眾後退時，他的後腦勺挨了催淚彈。據說，最先發現他並抱起來的是兩位正採訪的外國通訊記者。10日下午，世弗蘭斯醫院宣稱：「因為腦髓里滲進了很多小米粒大的異物，不能動手術」。據說李韓烈現在還帶著氧氣呼吸器，處於瀕死狀態。如果他死去，學生的抵抗將更加猛烈。現在使用的催淚彈毒性很強，煙氣吹進眼裡，會感到象眼珠被刻一樣的疼痛。就是用水洗也不易消除毒性。因為亂射這種催淚彈，到了半夜就要用水沖洗漢城街道。那麼，沖洗的水流進去的河川又會怎樣呢？由於有惡毒的人，自然也要受害的嗎？由於這次事件，要求鏟除催淚彈的呼聲將越發強烈。據說，可能要強行提前放暑假。

應該說，到了這樣亂射催淚彈的地步，是因為武裝警察鎮壓示威遊行的作戰也到了臨界點。全斗煥匪幫甚至把徵兵徵來的軍人也編入軍事警察。那些穿土黃色制服的年輕人總是站在鎮壓示威作戰的前列。在那後面是穿著草綠色制服的練就一身跆拳道武裝警察，再後面就是發射催淚彈的部隊。因為站在第一線的軍事警察不堪一擊，所以第二線的武裝警察也就危險，在那背後的部隊就亂放催淚彈。

·全斗煥匪幫的權力與其說是依靠機動警察的力量維持的，倒不如說是靠催淚彈來維持的。如果用它也不能支撐，是不是就要出動坦克和直升飛機來發射催淚彈呢？事態好象在朝那個方向劇變。看來，民眾的怨恨會爆發，而且以不可遏制之勢擴散不止。

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成立

漢城報社社長由於職員的頑強的抵抗，終於被攆掉。

或許可以說，在全斗煥集團的暴力統治下，也還存在著一線民主化的曙光吧。由於朴鐘哲拷問致死事件、5月26日，終於出現撤換國務總理、副總理、內務、財務、法務部長官和安全企劃部長的所謂「問責改組內閣」的局面。但是，國民當中沒有一個人認為，這種做法可以收拾局面。

新上台的國務總理李漢基是從朴正熙時代就屈從於權力的人物。他在25

日午前兩點半接到全斗煥的電話。他接過電話後，心裡發慌，就去找知友討論。當時，他說在這政治局勢動蕩的時候還是不去赴任為好。於是，知友們笑道：「在你還沒回到家時就會公開發表的。」「改組內閣」的事就是這麼搞成的。

全斗煥有些打錯了算盤。撤掉張世東的安全企劃部長之職，敬掉盧信永的國務總理之職，這對全斗煥來說是一件痛心的事。他可能為把盧泰愚指名為下屆總統候選人而感到不自在的。他可能在夢想：雖然由於遭到國民的抗議而把他們撤去，但盧泰愚沒有能力闖過難局，因此，必有他們一伙再次上台的機會到來。所以，人們說他的心緒非常複雜，他巴望的不是盧泰愚把局面收拾好，而是他遭到失敗。5·這顯然是行將滅亡的傢伙的心願，然而他們各自抱著荒誕的夢想，坐在一隻船上隨波逐流。可是，在同他們進行鬥爭的勢力中，新的思想和理念在萌發，成立了組織，訂出了正確的戰略和策略，不僅有出於倫理的決心，還有了自信，這可以說是革命的時機在成熟。

6月10日，是抵抗勢力明確地表示了他們的那種姿態的日子。不知為什麼，全斗煥匪幫選在這天決定和發表了盧泰愚為「總統候選人」。為他們獻計謀策的算命先生這次又錯佔了卦嗎？那位算命先生對占卜可能很通，可是對這個國度的歷史卻是一竅不通的。

6月10日是給朝鮮王朝的最後的國王純宗舉行了葬禮的日子，又是發生了有名的六·十萬歲運動的日子。

·全斗煥一伙難道不知道61年前的這一天發生了什麼事·嗎：不然，他們是沒有考慮那些事的餘地的嗎，兩者都是可能的。對他們韓國軍來說，他們忠實於美國的安保勝過對民族歷史的重視，而且是一群千方百計地要在美國的庇護下作威作福，繼續掌權的黨徒。或許他們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和日本統治者同樣的位置上，認為6月10日是全民族的反抗被挫折的日子的呢？當然，報紙對這些事是只字不提的。但是，年輕人當中和抵抗勢力中間卻在議論這些事，不知全斗煥匪幫瞭解這些事實沒有。

不管怎麼說，歷史上將記載這個對全斗煥匪幫和民正黨總統候選人盧泰愚來說非常不幸的日子。那是決定他們的悲運臨頭的日子。在所有階層中都發出了要求民主化的呼聲。醫生們，連牙醫和東醫都集體地發表了要求民主化的聲明。

這種力量匯集起來，於5月27日上午8點30分，在漢城香鄰教會，由新舊基督教、佛教、民主統一民眾運動聯合、政界、言論界、教育界、婦女組織、農民、工人、貧民代表2196人發起，成立了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這是金大中和金泳三、民主黨、在野民主勢力聯合起來的組織。

這天在發起人大會上發表了如下的4個文件：《發起成立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告國民書》、《爭取民主憲法，建立民主政府——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成立宣言》、《決議書》。

「4月21日，天主教光州大教區的神甫們開始了反對4·13措施的絕食禱告，而且這樣的絕食禱告波及全國，有14個教區一齊開展鬥爭。

「新教方面，有的以教區為單位，有的聯合起來，以發表聲明、靜坐、集會等多種形式表示反對，已有幾百名牧師參加撤銷獨裁憲法運動。另外，全國牧師正義和平實踐委員會代表以削發表表示堅決的意志。佛教界也有700多名僧侶在反對4·13措施的聲明上簽名。光州圓覺寺僧侶對正在進行佛事的佛堂亂射催淚彈的警察暴行提出抗議，到處都「全國各地的教授、文學家和美術、戲劇、電影等藝術界人士、言論出版工作者、律師都發出了良心的呼聲。幾乎所有的國民都在要求撤銷4·13措施，實現真正的民主化。

對於民主化的嚮往已成為這個土地上的任何人都不可阻擋的滔滔的歷史洪流。」（摘自《發起書》）「諸位國民：「這個國度的主人是誰？是那個腐敗透頂的獨裁政權嗎？是那個腐敗的壟斷財閥嗎？是那些拿拷問致死事件作弊的暴力警察嗎？不是的！他們決不能成為這個國度的主人：正因為他們不是主人，既沒有民族自尊心也沒有對民主國家的嚮往，更沒有實現民族統一的想法。所以根本不可能靠他們來實現這些東西。他們只是使國家的主人全體國民陷入充滿眼淚和嘆息的自暴自棄的境地，而後來統治國民。他們也在侈談民主化、國民的生存，那不過是裝飾門面的做法。如果，國民恢復作為主人的權利，那麼，他們是再也不能作為獨裁勢力存在下去的。所以，他們在拼命反對這個國家的民主化。我們國民就是要反對他們的存在。只要軍部獨裁「政權『存在，這塊土地上就不能沒有嘆息、痛苦和眼淚。＊「諸位國民：「現在正是需要我們奮然起來，團結一切力量進行鬥爭的時刻。要打倒那個不該出現的軍部獨裁政權』，建立民主政府。讓我們享受我們的基本權利：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發表意見的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思想自由。讓我們建設一個能保

障生存的權利的社會，健健康康地、高高興興地工作，供兒女讀書，盡情享受文化福利。那些被監禁的民主人士奔出牢房，男女老幼在大街上、工廠裡、田野上高興地擁抱著流下熱淚，可著嗓子喊民主萬歲、民族統一萬歲，共同享受這莫大喜悅的光明的新世道就要來臨了。只要進行鬥爭，勝利是屬於我們的。讓我們奮起鬥爭！爭取勝利：把光輝的未來留給我們的子孫。」（摘自《告國民書》）「一，4·13擁護獨裁憲法宣言是否定民主韓國的真正的建國精神和國民的絕對的時代要求——民主化的。我們宣布它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無效的，同時，全面支持旨在反對獨裁憲法、爭取民主憲法的各界人士的主張，並為付之於實現，組織和開展全國民的行動。

「二，為了按民主的要求修改殘酷地壓制國民的基本權利的現行憲法、由維新獨裁國會和不能代表國民的獨裁機構制定的關於集會及示威的法律、刑法、國家保安法¹的有害條款和勞動法等一切壞的法律，促進泛國民運動。」

（摘自決議書。決議書此外還提出六個條款：查清歷史犯罪案的真相：釋放政治犯；停止發射毒氣彈和暴力行為；譴責官營廣播和特定報紙及其言論工作者；要求公務員和軍人以自覺的行動恢復名譽等，並決定為把這六個條款付諸實現，開展國民運動。）6月10日，一方面，全斗煥一伙在漢城南邊的蠶室室內體育館召開民正黨全黨大會，把盧泰愚定為「總統候選人」，另一方面，由民主勢力決定在全國範圍召開譴責為掩蓋故朴鐘哲拷問致死事件作弊和要求廢除獨裁憲法的國民大會。有許多律師積極參加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文學界和美術界的11個團體成員831名也加入了這個運動。國民運動本部爭取民主憲法文化人共同委員會，於6月8日發表了題為《民主、解放和統一，要用我們的筆、我們的軀體來爭取》（金芝河也參加在裡面）的聲明。下面援引聲明中的一段：「文化和藝術是總括地反映人間生活的，創造它的主體——文化藝術工作者是具有特殊的技能和才能的專家，同時又是追求自由、真理和平等的共同體的一員。因此，我們要在文化和藝術領域擔起民族社會的分工，在民族的主體——民眾受壓迫和剝削的時候，我們應當自願成為民眾的一員去打倒壓迫者和剝削者。

「在爭取民主言論、民眾藝術、民主教育和出版運動的實踐中，我們要團結成一體前進，去建設這樣的社會：同胞不惜恨同胞，不掠奪同族，沒有別的民族來分裂我國，沒有野蠻的少數軍人凌駕於大多數民眾的頭上，公正地分配

勞動的人們流下的汗和苦勞所得的果實，過上幸福的生活。

「讓我們文化言論界人士把力量聯合起來，堅決粉碎軍事獨裁『政權』的長期掌權陰謀活動，爭取民主憲法：用文化藝術的筆爭取民主化、解放和統一：不只用筆，要用我們的整個軀體高高舉起民主、自主和統一的旗幟！」眼前出現了不勝枚舉的新事物。新舊基督教何曾象現在這樣團結成一體呢？天主教何曾象現在這樣熱中於民族任務呢？給20坪寬的佛堂發射了50發催淚彈，佛教何曾為這類事象現在這樣奮起鬥爭？宗教界何曾聯合成一體，而且與民主黨等政治勢力形成聯合戰線呢？在民眾遭受痛苦和死亡的時候，叫嚷為藝術而藝術是不道德的、非人的，也是反藝術的，文學家、藝術工作者何曾發表過這樣立場鮮明的宣言呢？展現了新的歷史，出現了許多新事物。民眾的怨恨積蓄已久。把所有這些都用明確的思想清晰地表現出來的知識分子的活動也很活躍。歷經長久的歲月的挫折和失敗，實現渴望已久的知識分子和民眾的聯合將要推翻暴力政權。

那麼，它將是韓國歷史的光輝的一頁，又是一個開闢新時代的事件。

民眾積蓄已久的怨恨也許得以消除。

6月10日的較量

6月10日，民正黨讓歌手和小丑上場，又歌，又舞，鋪開一場熱鬧場面，宣佈盧泰愚為「總統候選人」。正值掩蓋拷問致死事件作弊一事被揭露，引起全體國民的憤慨，因此，民主黨金泳三總裁出面非難說：「那是好象在喪家跳舞·一樣的事。」民主化勢力方面，首先決定在上午10點鐘民主黨和民主化促進會召開「譴責永久掌權陰謀活動」大會。另外，在主要城市的教會預定在下午6點鐘，召開「譴責掩蓋拷問致死事件作弊及廢除獨裁憲法國民大會」。

○於是，只在漢城就有55000名以上的武裝警察出動，亂放催淚彈。到處發生衝突。進入夜晚，簡直成了無法天地，派出所等警察機關起了火災。據警察當局發表，768名負傷，3831人被捕。全國有20多萬人參加示威遊行。在漢城市乙支路入口附近，7000名示威群眾把200名機動警察隊包圍起來，繳了他們的械，後來把武器還給了他們。無數市民加入示威行

列，和學生們一起行動，周圍又有很多市民朝他們鼓掌。

下午6點鐘，汽車司機們一齊鳴笛表示抗議。市民從9點鐘閉燈10分鐘以表示抗議。有1000名以上的市民和學生在明洞天主教聖堂開始無期靜坐鬥爭，市民衝破警察的包圍網，帶來了足夠的乾麵等乾糧。

為了鼓勵他們的鬥爭，轉交給他們的捐款竟有數千萬圓。13日早晨，民主黨的楊淳植副總裁和朴炯圭牧師等13人作為這次國民大會的主謀者被捕。楊副總裁是金大中的東橋洞系統的領導人。所以，有關全斗煥匪幫會再次給金大中扣上煽動暴動、顛覆「政府」之類罪名的風聞很快傳揚開了。

在明洞聖堂進行了靜坐鬥爭的市民和學生，在6月15日上午，平安無事地回到了家。警察和他們說定不施加暴行，並撤了他們的包圍。然而，在全國，示威鬥爭在繼續下去，空氣顯得很不安。全斗煥匪幫著實吃了一逝，現在還有些余驚未消的樣子。

在馬山和光州也各有1萬人參加示威遊行。在釜山，國際足球賽竟中斷了30分鐘。原來是向遊行隊伍發射的催淚彈的毒氣吹到賽球場，致使足球選手身子失去重心搖晃起來，這種情景一時投射在電視屏幕上。可能電視台也慌得不知所措了。這麼一來，內外的人們不能不表示疑惑：明年的奧運會能在漢城舉行嗎？據說，釜山約有10萬名市民和學生奔向街頭。對此，各家報紙都作了較詳細的報道，但不便在這裡一一介紹。地鐵和公共汽車也都癱瘓了。市民在公共汽車里對示威群眾鼓掌表示聲援。於是，催淚彈飛進了公共汽車，鬧出了大騷動。

可能是那些慌慌張張地逃跑的機動警察隊因為心慌亂放催淚彈的。

6月15日晚上，有1萬多名神甫、修女、教徒和市民做過「爭取民主化的司祭團彌撒」後，手持蠟燭，在明洞舉行了示威遊行。

6月10日的示威遊行是在國民運動本部的領導下，全面地以非暴力的氣氛進行。但他們有力地喊了如下的口號：我們不會再受騙，假「政權」滾下台去：爭取民主憲法，建立民主政府：朴鐘哲永遠活在鬥爭的國民中間！要撤銷背叛與國民的協議的護憲主張：青年學生們要求建立民主政府，踩毀全斗煥、盧泰愚的畫像。

6月10日發表了大會宣言《以全體國民的名義宣佈背叛與國民的協議的4·13護憲措施無效》。這個宣言的開頭寫道：「今天，我們在全世界注目

的環境中，為了推翻延續 40 年的獨裁統治，建設一個充滿希望的民主國家，要同全體國民一道大步前進。現『政權』用野蠻的拷問弄死祖國的未來和希望——可靠的年輕人，還不以此為足，想欺騙國民。為了讓他們看看國民的憤怒是什麼樣的，讓他們撤銷單方面地取消國民所盼的修憲的 4·13 調言，我們開始爭取民主的長征。」教會敲鐘 42 響，意思是為了結束從 1945 年延續 42 年的獨裁統治，開始爭取民主的長征。金泳三在會見記者時說，他同國民一道堅決不承認民正黨的「體育館總統選舉」。他還強調要實現民主化來進行「選舉革命」。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言明：「即使盧泰愚當選為『總統』，那是和大多數國民毫無關係的，不過是選了一個政黨的代表，而且只能給個人和國家都帶來不幸。」6 月 11 日，金大中發表了內容如下的評論：

「昨天，全『政權』投入了與國民的不妥協的鬥爭。這表現為與國民的心願背道而馳的『總統候選人』選舉和對和平市民集會的攻擊。

「他們走進死衚衕，要麼用暴力殘暴地蹂躪國民的民主意志，要麼屈服於國民的力量，放棄可恥的野心。

「另一方面，我們國民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保持了最勇敢、最老練的態度，充分顯示了民主國民的智慧和力量。

「我們的國民將以非暴力的、不屈不撓的鬥爭實現民主化的日子為日不遠這樣的事實，已是無可否認的。

「我表示決心，要同國民一道繼續進行堅決的和平鬥爭，直到現『政權』拋棄無限制的一黨獨裁的野心，服從國民的民主意願的那天。」金大中對現狀的這種理解是很正確的。全斗煥一伙將選擇哪條道路呢？他們只能走向自取滅亡的道路，他們沒有明智和良心去選擇別的道路。在今天這份報告的最後，介紹一個與民主運動關係很深的朋友的評論：「這次上任的李漢基總理以年屆 70 為理由表示不同意，但還是被任命了。這次改組內閣時，沒有一個人支持盧泰。張世東中央情報部長遞辭呈時，他的部下也要辭去職務。但全斗煥出面挽留了他們，叫他們慎重處事。至於盧泰愚的命運還不好下斷言。全斗煥可能想說，盧泰愚是不勝任的，還是叫張世東出馬才行。他們會大叫大嚷有來自北方的活動，並借此逮捕金大中也是可能的。全斗煥想在讓出『總統』寶座後，背後掌握權力，在舉行奧運會時露一下頭面。他在想，那些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六、十七屆畢業生認為，全斗煥、盧泰愚等第十一屆畢業生該下台了，現在該

輪到他們出頭了，並抱著這種想法支持反對勢力的。針對這種動向，國民的抵抗必然要越發高漲。今後的鬥爭將跳出一個政黨的圈子，成為全國民性的。這次全體國民參加鬥爭，年輕人從中得到力量，更加有了自信，士氣沖天。

全斗煥一伙將用什麼計策和暴力來對付這一局面呢？在這裡起決定作用的是美國的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個月期間，美國駐韓使館的政治人員都給換班了。5月初美國駐韓大使被調回本國去，國防部的韓國科長等也換了人。這應該看作是，美國承認他們對韓工作的失敗。國民的抵抗今天還在持續。全斗煥一伙會製造一個緩衝期，玩弄騙人手法。但國民不管在什麼時候，都會堅決地進行鬥爭。全斗煥黨徒是根本無法對付的。到了秋天，會有100萬示威群眾走向漢城的大街小巷，要求全斗煥滾下台。到那時，警察變得無能為力，美國就會指示出動軍隊，那麼將怎樣調動這些軍隊呢，是不是會從菲律賓事態中吸取教訓，這是無人知道的。釜山的國際體育比賽也給停止了。民主勢力將不允許在全斗煥一伙的野蠻統治下進行奧運會。那是因為他們比奧運會，更重視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這是革命前夕。革命將勝利結束呢，還是成為未完成的革命呢？即使是後者，那也是為在不遠的將來取得完全勝利而必經之路程。我們民族在困難面前從不屈服。不知到什麼時候，這個民族的歷史才會沒有這類革命，而沿著正常的發展道路前進。